



+

中国基督徒
殉道者的故事



十字架与冠冕

中国基督徒殉道者的故事

原著：BRYSON

出版日期：1904年

.....

第一章

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曾经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本书没有很精致的封皮，也没有很好看的插图——更不像今天年轻人常常看的书那么色彩亮丽。书的封面是很暗淡的颜色，书里面的图画也一点都不精美。

那本书的名字叫《殉道史》，作者是福克斯。书的质量虽然很简朴，但是讲述了许多奇妙而令人震撼的故事，是关于人们——男人、女人、甚至儿童——为了我们主基督而甘愿牺牲生命的故事。那些人，即使是死，也不愿意否认基督，更不愿意离弃他。

小时候，我常常蜷缩在爸爸的摇椅里面，不知疲倦地阅读那本书，心中充满了仰慕和震撼。在那些逝去的古老的年代里，有那么多良善而伟大的人们，为了耶稣基督而甘受苦难，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开始，是基督自己的门徒们——就是那些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朝夕相处、最亲近的人们。其中，有些人记述了耶稣奇妙的生平，成为圣经中福音书的作者。这些门徒们中间，几乎每一个人，后来都殉道牺牲了。这就像是，他们用血在福音之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这些第一批门徒之后，共有数百年的时间，从尼禄时代，直到君士坦丁时代，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为主而殉道。而且，他们不仅是死；更是在受尽逼迫者丧心病狂的、极其残酷的折磨和痛苦后，才死去。

我曾经读到过，一个学龄期间的聪明的男孩子PANCRATICUS为主殉道；也读到过一个在罗马的甜美的女孩AGNES——她在死亡面前无畏地说，为了救主而死是一件多么纯洁而喜乐的事情。

我还读到了LATIMER和RIDLEY的殉道故事——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像蜡烛一样，用福音点亮了整个英格兰。

在我的那些童年日子里，殉道者的故事，好像都是在历史里面，而离我的现实生活非常远。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自己的最亲爱的朋友们，也真地会经历那样的火一般的试炼。然而，在这英格兰的绿草如茵的环境里，我有时间问自己，如果我也经历了那样的试炼和苦难，我会怎样呢？我是否也应该像他们那样，显明自己对主的信实呢？或者，我应该选择一个懦夫的生活，苟延残喘，而不是光荣地死去呢？

多少个世纪以来，殉道者的故事一直延续着，直到我后来在一本杂志中看到，当代一些基督徒们所遭受苦难的故事。那本杂志中的记述，虽然很简单粗略，但是在我记忆中深深刻下了烙印。在遥远的马达加斯加，一群基督徒们被捆绑着站在悬崖的边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拒绝放弃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于是，一个一个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逼迫者推下悬崖，摔得粉碎。

从那以后，又有很多年过去了。主呼召我来到中国。在一个晴朗的一月的日子里，我们的船经过美丽可爱的日本海，并经过PEPPENBERG；在那里的陡峭悬崖上，也曾经有大量的基督徒受害、被推入海中。这些事情，都让我想到了在小时候曾经读过的那本书和故事；只

是，那些古老的、或是遥远的故事在我自己的生命开始变得触手可及。

当我到达中国以后，我和丈夫在一个中国的大城市安顿下来，并很快发现，对于中国的基督徒们来说，信仰的道路一点也不充满着鲜花，而是充满了逼迫——因为他们不再愿意向偶像假神敬拜。

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城外有一片长草的坟，传说里面掩埋着很多年前传教士的遗体，那些传教士是当年因殉道而死的。我们以为那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尽管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会时而听到有暴乱和用石头打传教士的事情发生。有几次，我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十年以后，我们从那个扬子江畔的城市搬迁到了渤海湾。每个人都听说了大约十二年前的天津屠杀的事件。当年，在天津城里面，人们由于一些广泛传播的谣言而极其愤怒；那些谣言说天主教的修女们把儿童绑架到她们的孤儿院里，用那些儿童的心和眼睛来制作一些外国药物。愤怒的人群起来，用刀杀死了每一个修女，以及其中的很多住户。

我曾经去过那个屠杀场地几次。那里是一片很大很安静的区域；需要从一个繁忙的街道走进去。在那里，现在为每个死去的修女建了一个碑。不过，我认为那样的屠杀与迫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有时在城中仍然流传着关于基督徒们的恶言，比如，说他们激怒了本地的神灵，阻挠了降雨，打乱了人的生死次序，并导致有些人猝死。另外，还有一些传说，说基督徒们绑架儿童，把他们的尸体放在火车铁轨的枕木下面，或是火车桥梁的横梁里，或是用来制作新鲜的药物。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开始与许多中国基督徒熟悉起来，并且，非常热爱他们。他们中有些人给我的心带来了许多喜乐——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真心的、爱主的、辛勤的人。

另外有些中国基督徒，则有时让我怀疑，他们是否真地明白，作一个主的跟随者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的这种信心上的缺乏，受到了主的责备。因为，后来，在这些人中，他们即使面临极其痛苦和死亡的威胁，仍然忠心、信实地持守着对主的爱。

在这些殉道者中，接下来我会谈到其中一些人的故事；其中有的人是学龄的女童——她们的明亮的面庞让我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还有很多妇女，她们每个礼拜都到我的“母亲课堂”里来；这些人生的故事，常常唤起我的思念与情感。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常来参加一周数次的英语课——我教授这些课程，好使他们帮助神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们或是工作者们。

在那些殉道的外国传教士中，也有很多是我的最亲爱的朋友。其中有DIXON先生和太太，他们和其他的传教士们曾连续数个礼拜被追杀，不得不躲在地洞之中。他们在忍受了饥饿、疼痛、劳累之后，由于被虚假许诺而欺骗，被引诱出来，并最终在城门口被杀害。DIXON先生在最后的时刻说，“我们要是死了，以后肯定会有很多人来填补我们的位置的”。

还有HORACE PITKIN，他最后的遗言是由一位中国基督徒转告的。在他死去的几个小时之前，他举手在祷告中说：“请告诉我的妻子，让她等我们的儿子二十五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中国，

来继承我被主呼召而舍命从事的工作”。

还有COOMBS小姐；她是中学里的勇敢校花-----她冲进被火燃烧的校舍中，抢救了一个瘸腿的同学。她被暴民残酷地击打，直到最后在火中被烧死。

还有PIGGOTT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十三岁的儿子。PIGGOTT先生一直在讲道，直到最后一刻，被太原府的清朝官员杀害。PIGGOTT太太紧紧握着儿子的手，二人的身体同时被剑刺穿。

还有JOSEPH STONEHOUSE，在去外地运送捐献物资的路上，被子弹射击而身亡。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所爱的人民。

这些殉道者的故事，已经被很多很多人讲述了。在这本书中，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些关于不死之信仰的故事-----就像我的中国兄弟姐妹们所说的，“胜过死亡”。

有一些人曾把中国基督徒们称之为“大米基督徒”-----因为那些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些中国基督徒。这个词语的意思是说，那些中国基督徒们加入一种宗教，只是为了有粮食、有大米可吃，并从中得到好处和利益。但是，我希望，接下来的故事能够让我的读者们看见，中国基督徒们，就像多少个世纪以前的那些基督徒殉道者们一样-----神给了他百姓同样的大能，使他们能够为了主而活，为了主而死。

我在这里讲述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和事；这些同样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很多很多地方，发生在很多很多人的生命之中-----因为义和团的刀剑，曾经流了成千上万基督徒的血。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一句古老的话，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极大而丰富的收获。我真诚地期望，读了这本书的人们，能够来到主在中国的禾场，一同作工。

愿你们许多人会发自内心地，对主祷告说——

“求主基督差遣我们，去你的葡萄园作工；使我们愿意背上担子，承担劳累。当你召唤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我们不求什么，但求能够因着我们的苦难，你的恩典国度降临。”

.....

第二章

义和团是谁？

当人们听说那些中国基督徒殉道者的故事的时候，会很自然地问：“义和团是谁？为什么他们要起来反对外国人以及那些中国基督徒呢？”

他们是一个群体，自称为“义和拳”，因此被外国人称为“拳击手”。在英国从来没人听说过他们的名号——直到1900年发生屠杀流血事件的时候。其实，到那个时候，他们在中国内陆

已经活跃至少一年多了。池州的传教士REES说：“从1899年的春季他们就已经开始活跃了；他们从山东省出发，到了我们这里，一路上杀人和劫掠。他们好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铲除传教士，一直要杀到首都北京；据说他们在首都的高层有支持者，他们暗中遵循京中高官的命令”。

在我们这里，曾经有三次义和团经过；每次来的时候，都是我们女士和儿童们一起躲藏在一个屋子里，而男士们同时做一些日常事务工作；本地的中国基督徒们则和他们一起持守着手中的工作。每次，义和团如同风暴呼啸而过，但是我们的安全还好，没有受到侵害。

到了1899年秋季，义和团的运动又一次以更加剧烈和愤怒的形式卷土重来。有四百个基督徒的家庭受到了劫掠和罚款。清帝国的士兵被派来保护我们，他们与义和团曾经有过几次遭遇。

但是，自从1900年初期开始，中国的政府开始与义和团运动联合起来。所以，那些被派来保护我们的清军也撤走了。皇朝的慈禧太后以及她的顾问们决定要把那些“外国的蛮族”赶出中国。最终，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致命的旨意，命令所有朝廷官员要消灭一切外国人，以及所有与他们相关联的中国人；并且说，如果这些人逃跑，就要追杀他们。

年轻的皇帝反对这个旨意。他向太后跪求，恳请慈禧太后不要发布这个命令；但是，慈禧对之报以嘲笑的态度。在北京的两个朝廷高官，要比其他人更智慧一些，他们看见此事之中巨大的危险，于是冒险把旨意中的“消灭”一词改成了“保护”的意思。

这个词语的改动，后来很快被发现了。但是在改动被发现之前，很多人的性命因此得救。有大量的人都逃到了海岸线一带。然而，那两个私自改动圣旨的官员们，自己也受到了朝廷的残酷惩罚——死刑。

这以后，那个可怕的圣旨就传遍了整个帝国，据说导致了5000基督徒和20000罗马天主教徒丧命。在我们这个省，就有1150基督徒被屠杀。

在被杀的人中，除了本地的中国基督徒以外，共有188位传教士及其家人和孩子们被杀害。这些数字本来可能会更加高得多；但是，由于中国各地的一些开明官员们的暗中保护，许多人性命得以保存。那些官员们急迫地催促传教士们赶快离开这个国家；因此而救护了他们。这些官员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以及冒着失去未来升迁机会危险的。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在中国北方，有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很多人处于一种不满的情绪之中。无疑，义和团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民众中这样一种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在那以前，有好几个欧洲国家从清帝国的手中夺取了一些地方。而中国的官员们则不断地阅读着译自外国报刊的文章，其中讨论着“中国的崩溃”，并讨论着，把中国的各个地方分配给欧洲的几个强权国家管理。因此，自然地，那些事情使很多即使对外国友好的清朝官员们也极度焦虑不安。

民众中的这种不安，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人极其重视对于死者的安葬，以及墓地的清静；并认为这对于他们在世后人的兴旺顺利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们对于在清帝国中到处修建的铁路工程抱着很大的敌意。另外，他们还认为那些开矿和采矿的工程打扰了土地之中的神灵。对于那些到处架设的电报线路网络，他们自然也认为打扰了空中

的神灵。

在连续几年的时间里，清帝国的很大部分土地，都在经历着干旱。很多人相信，由于许多中国人成了基督徒而不再敬拜他们原来的神龛，从而惹怒了那些掌管下雨的神灵，使得到处都受到干旱的惩罚。这样的想法，在一些偶然的事件中得到确认和加深——在有的地方，传教士被赶走以后，很快就突然下雨了。

不过，义和团中最多的成员们是那些习惯于靠打家劫舍为生的人们。在很多地方，法律和秩序都被这些义和团们破坏了；甚至，那些普通的劳动者，如果有较强的意愿，也开始用铁棍来领导大家了。

在这些义和团的操练和训练之中，夹杂着很多迷信的事情。人们相信这些义和团是被祖先的灵魂和神灵附体。他们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他们的身体可以变得僵硬，甚至不怕开水烫或是针扎。

他们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有义和团成员死了，他们就说是因为那些死去的义和团成员不够强壮和虔诚。年轻的妇女和女孩们通常在中国是被严加看管的，被约束在自己的家里；但是，她们很多人也加入了义和团运动，并被称之为“红灯照”。人们相信她们有能力发现那些外国人的藏身之处，并用灯笼和火烛把那些房子点燃烧着。

从整体来说，民众就像是听了鬼故事的孩童们被惊吓到了一般。他们会凝视夕阳，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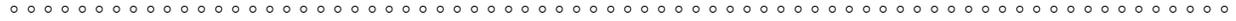
当转过眼睛的时候，会自然地看见云的背景上有一层亮圈；他们会把这看作神迹的迹象，并受到激发，而变得更加暴力。

那些主要的义和团领导人的总部，一般都在寺庙里。他们敬拜狐狸，猪，鼠，以及其它动物。战神，关公，以及当代的爱国圣人，也都受到敬拜。就是在这些神龛之处，他们常常把基督徒的心脏用来敬献为祭物，献给他们的神灵。

那些呆在家中的人们，对于这些酷刑折磨以及残酷杀人的事件，都会感到震惊和震撼。大量的中国基督徒们会被带到那些寺庙受审；如果他们拒绝向偶像神龛烧香，就会被审判惩罚。

在那些寺庙的墙上，到处都有雕像，表达佛教地狱中的酷刑和折磨。有很多雕像是用泥土做成的，但是涂上很亮丽的色彩。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像，被各种恶魔包围着，正在受尽折磨。这些可怕的雕像和画面，如此恐怖，以至于让人很难描述。不过，我可以试着描述一点点。有一个地方，是一个人被扔到刀山上；另有一人锯成很多片；还有一个人的舌头或是心脏被拔出来。还有一个人被绑在铜柱上，烫得发红；或是放在油锅里炸；或是放在一个巨大的容器里捣碎。

这些景象和雕塑，我常常在中国各地的寺庙中看见。但是，当我有一天在一个寺庙那里走动的时候——有许多燕山的中国基督徒就是曾经在那里被折磨和杀害——我突然意识到，并且开始有点理解，为什么那些可怕的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寺庙中，任由、唆使义和团们，对于被抓到的基督徒们采取许多可怕的酷刑与折磨。



第三章

两位勇敢的中国女孩

当年，我离开了华中，离开了绿草茵茵的扬子江畔的村庄，来到了中国的北方。一开始我很不适应。渤海湾的每样东西都好像是灰色的，没有绿油油的草地，到处是光秃秃的土地，落了叶子的树木，以及土坯作的房子。这些景象，与我在遥远的华中的居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里的村庄是绿色的。我们亲爱的同事，JONATHAN LEES在驿站热情地迎接我们，并且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们，在他眼中那些美丽的东西。

他带我们来到了一个新建的小教堂，还有旁边新建的几间屋子。他说：“我盖这些房子的时候，不知道你们要来。但是我觉得一定要为这里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做些什么事情。在天津还没有女子学校。但是，你可以从这间屋子开始。我们的圣经女子——范奶奶正热切地准备着，为你录取学生呢。这里，有好多工作来等着你做；愿上帝祝福你的工作！”

于是，那几间屋子，就成了整个天津地区的第一所女子学校；那是在1885年春季开学的。范女士辛勤地工作着，并得到了十五个女孩家长的同意，把他们的女孩送来上学，来接受一个外国人“老师妈妈”的教育。

其中有两个女孩，是与我特别好的朋友。她们的名字叫“春云”和“文娥”，意思是，春天与文采。所以我有时候叫她们“春天的女孩”和“聪明的女孩”。以后很多年里，春云也常常叫“玛利亚”；就像很多中国基督徒女孩一样，她们愿意取一个有基督徒色彩的名字。

现在，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还能在记忆里清晰地看见她们的面庞。春云有着一张精致的脸庞和闪亮的眼睛；微笑的时候，嘴角有着坚毅的唇线。春云特别聪明，有一种很特别的才能，能够让别人听从她的想法。文娥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女孩。文娥的眉头以前因为麻疹的原因而有一些疤，所以她不像春云那么漂亮。但是文娥有着非常吸引人的性格。文娥是那种你完全能信任的人，而且会特别地依靠和喜欢的那种人。文娥的父亲在医院后勤工作，与MACKENZIE和ROBERTS都很熟悉，现在则是在帮助SMITH医生工作。春云的父亲则是在鼓楼附近的城市教堂里工作。她们二人的母亲都是基督徒，是福音工作者。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她们都成长为那种普通、而有代表性的中国基督徒；与此同时，耶稣信仰在中国也在发展扩大着。她们都对别人热情，乐于助人，在教会生活中有很大的热忱情感与勤勉的工作精神。

这里，我想特别先写一写春云这个女孩。她是我在1885年认识的。有一天，我跟范女士和其他几位学校老师攀谈起来，请她们给我介绍一下，学校里这些女孩学生们的情况。这时我才知道，春云每天要从家里走十几里路来学校上学。更糟糕的是，她的脚是那种“三寸金莲”——她的脚是从小被裹的——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即使是那些基督徒家庭里的女孩子们也需要缠足。

“那她怎么能靠着这样一双脚，每天走那么远的路呢？”——我问她们。

范女士回答说：“你知道吗，春云很早以前就盼着能上学了。当她知道我们这里的女子学校

要开学的时候，她就立刻迫不及待地想要来了。无论春云想干什么，一般都能够做到！”

“可是，我简直没法想象，她每天要走那么长的路”，-----我说。

她们回答说：“春云也不一定每天自己走那么长的路。他父亲的朋友们中，有的人是拉车的车夫。他们有时也会常常拉着车，让春云搭车一程。”

我们本来决定，开办女子学校，不能用金钱贿赂的办法吸引人来当学生。可是，我觉得一定应该为春云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个热情上进的学生。所以，我决定给春云一点“车费”，让她每天可以搭车-----至少给她单程的车费，使她可以来上学。

我渴望能够给她双程的车费，但是，我们不得不在使用钱财方面非常谨慎节俭。

不过，后来我不久就听说，春云能够上学和放学都搭车了-----用我赠送的车费，拉车的车夫愿意载着春云上学、下学-----走双程。

春云总是坚持来上学，从不旷课，风雨无阻。每天上课的时候，我总是高兴地能够看见她自信而明亮的脸庞。我还教给她们一些针线活，教她们学习缝纫。春云很快就学会了很多技巧，学会了编织。

第二年开学的时候，我们女子学校搬迁到鼓楼教堂那里；在那里举办开学典礼，由LANCE

太太主持——她在中国工作了两年多，直到她去世为止。她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不知疲倦地、满怀爱心地为天津的妇女和女孩们工作着。

由于女子学校搬到了那里，春云不再需要常常到我们这里的马家口来了。所以，我也不再经常能看见她。但是春云还是会常常托人给我送来一些小礼物。

几年以后，春云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搬到了乡下的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她的母亲成为REES太太的助手。

随着春云的逐渐长大，她在早年的很多潜力都逐渐显出来。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女孩；虽然她并不完美，在她身上也有着很多英国同龄女孩的很多缺点；但是，她非常快乐而幸福地帮助着REES太太的家务——并且，在基督徒工作的事务上，也有很多的帮助。她的聪明的双手，能够编织、缝纫出很多衣物，并做出很多漂亮的中国刺绣。有时她会来天津访问或办事；那时，她就住在文娥的家里。在我们天津教会里的很多年轻女孩，都非常喜欢她。她特别迫切地学习新的东西。有一次她到文娥这里来的时候，跟文娥学会了一种编织带子的复杂技巧；这样，她就可以把这项手艺教给乡下的妇女们了。

在义和团兴起的两年之前，有一次新年的筵席上，我们邀请了神学院的学生们一起来聚餐。在那次聚会上，我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请大家来参加一个作文竞赛。题目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地，带领中国妇女认识基督；并且，我们怎样能够影响更多的基督徒妇女们，使她们成为更加积极而热忱的基督徒工作者”。这个竞赛是公开的，任何基督徒，任何帮助者们，都可以来参加竞赛。

我的想法是，激励更多的年轻传道人和教师们，来思考对妇女传福音的重要性。在所提交的每一篇作文中，作者的真实姓名都被掩盖；这样，评委们就不会受到朋友、熟人的影响，从而进行公正、中立的评判。

在这些参赛作者们提交的作文中，有一篇文章，让所有的评委们都很吃惊。文章中，没有那种学问高深的经典形式，但是，却有很多极其细节性的想法和建议；这些想法，无疑都是出于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因此，评委们都决定给这篇文章二等奖——尽管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讲，有不少别的参赛文章比这篇文章更好。

当获奖名单宣布以后，我们才知道，得到二等奖的那篇文章就是春云写的。正如我们所猜想的，文章内容大部分都是出于春云自己的亲身经验和体会。

当时，我把那篇文章翻译成了英文，其中的大致意思是——

春云写道：“一位基督徒女性工作者，应该抓紧利用一切机会，来向人们分享福音的好消息。如果她在那里等不到别人主动来，那么，她就应该自己主动地去向人们传讲福音。我认识一位工作者，她去地下室看见妇女们在那里忙于编织、干活，于是，她就在那里给妇女们传讲福音，讲述圣经的故事，并且同时也不影响大家手头正在干的工作。这样，在大家忙着工作的同时，也能够听见耶稣的爱。基督徒们应该是世上的盐，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关在教会里面，而是应该走出去，与教会以外的人们交往，并把真理和福音告诉他们。

这样，每一个基督徒妇女都可以邀请朋友们到自己的家里来。在一天的工作劳动结束以后，大家就可以聚在一起，唱赞美诗，一同祷告。我认识一家人，在那里有四个妇女和四个女

孩，她们总是经常这样在一起聚会。

礼拜天的时候，当大家在一起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应当在一起彼此教导和学习福音。我们的生活不应该像是一根针——不应该里面是空头的、没有线。当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应该先唱一些著名的赞美诗歌，然后一起讨论圣经话语的含义。这样，就会激励所有人的心，使大家在信心中成长、变得更加强壮。”

这个时候，春云大概已经有二十四岁的年纪了，但是仍然没有出嫁。她的父亲去世了，于是春云成了家里的重要支柱；所以她常常劝自己的妈妈，推迟把自己嫁出去的时间，这样她就会仍在母亲的身边。

不过，最终，出嫁的事情还是确定下来。男方是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出身于当地的一个富有家庭。

这个时候，刚巧REES太太需要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回英国，因此春云不知疲倦地给那些孩子们做着各种衣物，却根本不在意自己破旧的衣物。在1900年的春季，当REES太太跟大家告别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会成为最后的诀别。在之前的一年中，她们和教会一直处于义和团的骚扰之下，然而此时大家都觉得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可是，在1900年的一个春天明媚的日子，突然传来一个电报，告诉大家说，外国传教士要赶快逃命，撤离到海岸线那里去；而对于中国基督徒们，则劝他们尽快分散开来，到偏远

的村庄去寻找安全之地。

可是，由于春云和她的丈夫非常有名，所以他们无法方便地撤离。春云她们，以及其他的一些中国基督徒们，被抓住，送到了义和团那里。他们被当作囚犯关在那里。义和团的成员们等着春云她们的朋友们用钱来把她们赎买出去。春云她们遭受了很多羞辱酷刑与折磨，但是，仍然抱着一点希望，期望能够活着出去。最终，她们被释放了，但是春云再也没有从那段恐怖的时间中恢复过来，不久以后就去世了。她的一个中国朋友后来告诉我说：“春云没有像很多人那样直接死在刀剑之下。但是，义和团对她施行的那些酷刑和折磨，是导致她后来死亡的直接原因。在那些折磨中，她完全被耗尽了精力，再也没有力量复原了。”

那些认识春云的人们，都为此非常悲哀。那样一个鲜活的、亮丽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就像其他那些死于义和团风暴之中的人们。

关于文娥，我还记得她出嫁的那一天。文娥的丈夫，是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学生。他是一个孤儿，也没有什么朋友；他被一个很有爱心的传教士收养，抚育长大。但是，他不是很勤勉，所以，常常令他的老师为此烦心。

为什么文娥的父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一位——在我看起来——很不配的男子呢？有一次我问我的中国朋友这个问题。她的回答是：“你知道吗，文娥的父母们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因为，文娥的脸不漂亮，脸上有麻疹的疤”。

“那他们为什么要着急把女儿嫁出去呢？文娥在家里不是一直很勤劳地帮着做各种事情吗？”我问道。

听到我说这样的话，我的朋友就用一种非常惊讶的表情看我。这使我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一个母亲的主要责任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

我永远会记得文娥出嫁的那一天。文娥穿着红色的新娘子的衣服，头上披着红布。她的朋友们和伴娘们都来了，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新娘的表情看起来很悲哀。这我完全能理解，因为她出嫁以后就要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自己多年的家庭。几天以后，这对年轻的夫妇就启程去北京了。她的丈夫，李先生，作为STONGHOUSE的助手，要在北京西城从事传福音工作。

文娥，这位年轻的妻子，在传教士太太中间享有很好的名声。她的为人，显明了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每个人都愿意真心地帮助她。她的丈夫李先生，则往往会使那些与他一同工作的人们感到烦心。他似乎从来不关心和在意自己的工作。

年轻的李先生有时偶尔会到天津来访问。文娥有时也会和他一起回来，来到以前教会中的敬拜场所，或是妇女的聚会中间。文娥在神的恩典中更加有成长；但是，从她母亲的口中，我听到一些关于她婚姻的事情，并有点担心，她丈夫的冷漠会时常令她伤心和难过。

这对年轻夫妇在北京住了仅有大约三年的时间；此时，关于义和团的风声就开始沸沸扬扬地传播起来了。作为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非得有在耶稣里的坚强信心不可；然而李先生常常想着，应该早作逃离的计划和准备；因为他不是那种作烈士的材料。

在火烧教堂的三天之前，李先生逃出了北京。也许，李先生不想让那些基督徒朋友们知道自己逃离的情况，所以，李先生在逃走的时候，没有让文娥与那些传教士和基督徒们在一起，而是，让文娥同一些并不熟悉的本地中国人们呆在一起。

几天之后，文娥所在之处的人们开始感到极其害怕。如果他们的屋子里有基督徒被发现，这些人就会遭受严重的惩罚。所以，他们把文娥赶了出去；在黑暗的夜晚，他们把这个可怜的女孩赶到大街上，任其自生自灭，让她自己去找避难之所。

文娥就那样孤独地站在大街上，站在到处是血迹的北京街道上，孤苦伶仃地用头靠着墙哭泣。

那个夜晚是炎热而黑暗的，但是一点也不寂静；远处，义和团们站在古老的城墙的斜坡上，叫嚣着要杀光所有基督徒，流尽他们的血。

嘈杂之中，文娥也听不清城里守更人的敲更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是在数算着她的生命最后所剩下的时间。

站在那里，她想起了从前在天津的时候，那些一排一排的房屋，以及教会的场所。她也抬头，仰望中国夜晚那壮丽夜空中的群星。这些星星，仿佛在向她静静地说话，告诉她，虽然此时她被人抛弃，孤独地站在这个可怕的城市中，但是，有一位主，仍然在看顾着她；她的孤寂的心，仍然能在那里找到安慰。

就在此时，主给她送来了一个记号，使她看见他的慈爱与恩顾。有一位老年妇女，是与丈夫一直住在教会附近的；现在，这个老妇人来寻找文娥。老妇人和丈夫都已经年纪很大，膝下没有儿女。他们有感于文娥的温柔可怜，决定为她提供避难所。

老妇人悄声对文娥说：“跟我们来。你就作我们的女儿。我们会好好地看顾你，不会让别人伤害你”。老妇人像慈母一样，把手搭在文娥颤抖的肩膀上。

尽管，文娥的悲哀之心，因着老妇人的话语而感到一些温暖，但是她回答说：“不，不。我要是去你们那里，就会给你们带来麻烦。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要是发现我了，就会迫害你们、杀了你们。我为什么还要活呢？听说，整个天津城都已经落在义和团手里了。那里的基督徒都被杀光了。我自己的父母，以及那些所有的外国朋友们，都被杀死了。我还何必活呢？何必徒然给你们添麻烦呢？”

但是，最后，经过老妇人的慈祥而极度努力的劝说，文娥还是被说服了。她在老妇人家里生活了三个礼拜。在这期间，清帝国的军队帮助义和团，包围了各个外国使馆，以及各个教会和学校场所，杀死了无数的人。然而，文娥静静地生活在那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

可是，最终，文娥的居所还是被人发现了。发现的人是一个曾经在教会学校上课的年轻人。我们看到过，有那么多像他这样身份的年轻人，成为主的真正门徒，即使在死亡面前，也不愿意屈服；所以，当我们后来听说文娥是被这样一个人告密、背叛的时候，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

义和团的成员们迅速来到文娥的居所，逮捕了她，罪名是——她是一名基督徒。

保护文娥的那位老妇人及其老伴，都伤心难过地痛哭。他们恳求文娥说：“不要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就暂且同意他们，到庙里去烧一柱香。不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情吗？有什么关系呢？你很快就会被释放的。你的亲人们虽然在天津被害了，但是，我们会照顾你的，我们会作你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疼你！”

读者会觉得，文娥这个可怜女孩，此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因为这些慈爱的话语而被感动，并受到影响。然而，无论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动摇她对主的忠贞。

很快，她被装在一个车子里，被运送到义和团的指挥部。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场面：——文娥这位软弱的女子，在一大群男人的怒目环绕之下，被包围着；这些男人们，刚刚杀人杀得兴起，手上沾满了人的血。

对于审讯者的任何问题，文娥的回答都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耶稣。我不能对偶像烧香”。

显然，有一些义和团的成员们，不想杀这个文弱女子。文娥如此勇敢、坚定、镇静，以至于他们都有点害怕伤害她。

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我们不相信她是个基督徒。她的那些邻居都说她不是。”——这是因为，那对老夫妇坚称，文娥绝对不是基督徒。

另外还有些义和团成员则说：“看，她肯定不是基督徒。她的脸上一点都不害怕！”

文娥平静地回答说：“不对。我是一个基督徒；这已经很多年了。我是来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爸爸是在天津MACKENZIE医生的医院里做后勤工作的。我的丈夫和我的弟弟都是传道人。我的爸爸妈妈都经常给人们传福音。没有人会怀疑我是基督徒的！”

听了这些话，义和团的成员们全都愤怒地大喊起来，说，这个人配活着。

“你的女儿是怎么死的？”后来，很久以后，我问文娥的妈妈。我以前从来没有问过她细节；因为这些事情会令人非常伤心——尤其是对于一个人的至亲来说。

文娥的妈妈悲哀地回答说：“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具体的细节。不只是她被砍头；还有很多特别可怕的、没法说的酷刑。他们说，我最好别知道”。

这个良善的妇女继续说：“当我第一次听说文娥受的那些苦难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但是后来，当我平静下来以后，想到所听说的那些关于文娥勇敢的表现的事情，我就感到安慰，因为我女儿真地显出了自己的见证，见证了对主基督的忠贞的爱”。

.....

第四章

中国的儿女们，是怎样为耶稣而死

在那些不愿意否认自己的信仰、不愿意向偶像烧香、并因而牺牲的中国基督徒中间，有很多人是在教会学校里上学的孩子们，以及年轻人。他们在这样的学校里，学到了、明白了救主的爱。

在我们燕山学校里，有十四个这样的人，为主殉道。

其中有一个聪明的女孩，名叫沈倩。她在我们这里学习的时候，接受了福音，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基督。她来自于一个不信主的家庭。学校里的老师们对她的帮助很大，使她能够把福音传给自己的亲人。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整个燕山区都充满了义和团的成员们。为了躲避搜捕，沈倩和她的母亲与妹妹无家可归，流浪了十多天。晚上就躺在路边的沟渠里面休息，或是藏在庄稼地里面。

但是，最后，她们三个人都被义和团抓捕了。沈倩竭尽努力想要掩护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她说：“她们不属于耶稣教。只有我自己是基督徒。你们要是想杀我的话，请尽管，但是请

放过她们”。

起先，刽子手们似乎被这个小女孩的话感动了，于是，告诉沈倩的妈妈和妹妹，她们可以逃走；这样他们好专门处理沈倩。

沈倩的妹妹就赶快逃走了，消失在高高的庄稼地里。但是，那个可怜的母亲——那个大约五十岁年纪的妇女，想到女儿面临的危险，胆战心惊，没有力量能够逃走。

于是，那些头缠红布的义和团们，很快就从刀鞘里拔出刀来，刺向沈倩的母亲。沈倩伏在母亲流血的身体上，努力想要保护母亲，自己的身体也被刺了很多刀。

旁边观看的人们，还记得沈倩大声呼喊的声音和清楚的话语。沈倩先是呼求主，然后对母亲呼喊；但是，不久以后，沈倩和母亲都沉默在血泊之中，静静地死去了。

韩宇兰是一位十七岁的小伙子，是我们这里一位助手的儿子，也是燕山学校的学生。

他是一个安静的男孩。他的老师们说，他不是那么聪明，但是在工作中非常信实和勤奋。在他身上，有很大的潜力，将来会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福音工作者。

像其他许多基督徒们一样，在义和团所带来的灾难时期，韩宇兰逃离了家。那些义和团搜查了他所居住的一带，因为他们誓要杀光在那里的每个基督徒。在那一带地区，所有的房

屋都被劫掠，到处都被翻了个底朝天，甚至连家畜和家禽也都被宰杀死了。据说，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可怜的小猫被义和团众人追捕了一整天，因为那只猫是属于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所以必须要被杀掉。

义和团们像嗜血一样，到处搜寻基督徒。韩宇兰和其他许多的无家可归的基督徒们一样，都藏身在高粱地里。有一天，韩宇兰发现义和团的搜捕队伍离他非常近，于是，情急之下，藏到了附近的一座寺庙里。

那座寺庙里，管事的和尚是一个很友好、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对这个逃难藏身的年轻基督徒小伙子很同情。

当义和团要经过的时候，这个和尚力劝韩宇兰赶快剃光头发，穿上和尚的衣服，以躲避义和团的搜捕。韩宇兰一开始很不情愿这么做，但是，在疲累和饥饿之下，他最终听从了和尚的建议。于是，他就这样在寺庙中隐藏了将近一个月。

但是，义和团们到处都有奸细和耳目。最后，他们发现了这个藏身寺庙的小伙子——基督徒，韩宇兰。义和团很快就决定，这个小伙子，以及那个和尚，都必须被处死；这样，才能吓阻他人，使他们不敢帮助隐藏、或是保护基督徒。他们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寺庙，要抓捕韩宇兰与和尚。寺庙的那个和尚说：“这个男孩子是在我保护之下的。你们有什么权利抓捕他？他干了什么坏事？”

那些暴民们立刻被激怒了。他们大声喊着说：“你想保护他，替他辩护，是不是？这一带的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家伙是可恶的基督徒！你要跟他一起受死。你这个和尚跟他一样坏！”

这些暴民立刻就上前抓住这个身穿黄色袈裟的和尚，在狂怒之中，用刀剑刺穿了这个和尚的身体，杀了他——就在他的寺庙里，就在他所保护的那个可怜的小伙子韩宇兰的眼前。

这些义和团们，显然希望，用眼前的血腥场面，把这个年轻的基督徒吓倒。他们决定，在杀死韩宇兰之前，要用酷刑折磨他，逼他说出其他基督徒的名字。于是，他们把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抬到了城里的义和团指挥部，在那里，用中国人所熟悉的一切酷刑，折磨了他整整两天。

但是，韩宇兰坚定地拒绝了义和团的威逼，不肯背叛其他的基督徒们，也不告诉义和团们，那些基督徒的藏身之所。

第三天的时候，这些义和团们感到折磨没有什么用处了，就用刺刀结束了韩宇兰的漫长痛苦。韩宇兰也因而得以自由，与其他的殉道者一道，进入了那更好的天国。

在那些殉道的中国基督徒中，还有一些是曾在乡村的福音学校上学的。其中有一个人叫刘联腾，是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他住在清原区的温庄。当那些义和团来包围他的住所，把他抓出来、绑得结结实实的时候，他坦然无惧地用清亮的声音唱着赞美诗：——

我的家在天上，我的家不在这里，
我为什么要在苦难面前呻吟？
我伤心的心灵，振作起来；最坏的情况要来到，

但是，我的旅程会快快过去，我将要速速回到我的家乡！

那些包围他的义和团们哄然大笑。

他们喊着说：“你的家不在这里？！我们等会就知道了。我们要让这里是你永远的家，你要在这个坟里永远地呆着！”

然后，他们跳上去，用刀剑刺穿了他；于是，这个年轻的基督徒很快就回到他的天家了。

这个小伙子的母亲，逃到了一个亲戚家里躲藏起来。那个亲戚家，是不信主的。这个母亲听说了自己儿子死去时的惨况，心都要碎了。她一直不停地哭；她的那个亲戚怕她因此而暴露，连累自己，于是就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她在高粱地里和旷野里逡巡着，但是，最终还是被义和团抓住了，并被迅速地杀死；她也就这样很快在天家与自己的儿子会合了。在那里，不会再有悲伤和眼泪。

另外还有一个教会里的小伙子，起了一个基督徒色彩的名字，叫提摩太；他姓王。小王住在李蒙阳那个村子里。ROBERTS博士和太太常去那里，在那里建立了一间小小的教会，花了很多心血。当义和团兴起的时候，提摩太有大约十七岁的样子，并一直在学校里住校。他是一个聪明而热忱的基督徒；以前，每当他回到村子里去的时候，就一定会把村里的妇女和儿童们召集起来，坐在树下，或是坐在门槛上，讲述主基督在地上的那些奇妙之事——讲述基督怎样医治了病人，使死人复活，怎样安慰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们。因此，很多人就在提摩太的口中听到了那些福音的事情。

在李蒙阳村，有许多基督徒。在1900年夏天的一个可怕的日子里，义和团决定大张旗鼓地来到这里。

他们结成一个很长的队伍，有四、五里长，浩浩荡荡地进入村庄。他们要把这个村庄包围起来，使得没有人能够逃脱。有的情况下，那些可怜的逃难的基督徒们即使没有被当场抓住，他们的家门口也会被义和团用一些标记标识出来，表示此家中居住的人将要必死无疑。

在当时的情况下，提摩太与弟弟想要逃走，但是，义和团的队伍太长，使得他们的逃跑几乎不可能。这两个孩子就被当场抓住，与其他的基督徒们一起被捆起来，在夏天的烈日炎炎下，被带到邻近镇子里的义和团指挥部。他们被带到城门外，准备要被执行死刑；有许多好奇的、看热闹的人围着，迫不及待地想要看这些基督徒们被处死。

这时候，提摩太平静而镇定地问义和团的刽子手们，能否允许自己在死之前跪下来，向天父祷告。义和团们同意了。于是，众人就看见了那个奇特的场面——一个恳切的孩子在那里跪着，安静地虔诚祷告，而刽子手们则围在四周，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执行死刑。

这些义和团很快就等得不耐烦了。还没有等提摩太站起来，他们就残酷地用刀刺死了他。他的弟弟也在几分钟之后很快被杀了。

另外还有一个学校的十六岁的小伙子，名字叫郝树泰。他也勇敢地为主殉道了。当他被义和团抓住、准备行刑的时候，他向围观的众人喊道：“我不怕死！虽然你们能杀了我的身体，但是，你们不能杀我的灵魂”。这个孩子被长矛刺死。他的尸体与其他基督徒的尸体一同埋

葬，但是义和团们又很快把他的尸体挖出来，肢解了，烧成灰，害怕他重新复活。

这些义和团们，在很多情况下，对基督教的福音真理有着一种复杂而扭曲的想法。比如，他们对待复活的态度。有的时候，他们禁止埋葬那些殉道者的尸体，要暴尸三天；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害怕他们和他们的主基督一样，三日后复活。而在别的时候，他们又要求把那些可怜殉道者的尸体烧成灰，把他们的骨头磨成粉末，这也是为了要防止他们复活。

当义和团兴起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有很多教会学校正在培训年轻的中国基督徒，期望把他们培养成传道人，或是成为传教士的助手。这一批人，相对于上一代的中国基督徒而言，都受到了更加良好的教育，对神的真理也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忠贞地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义和团风暴中，见证了对主的爱。

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叫窦黎明，他是北京大学高年级的学生。在义和团风暴的仅仅几个月以前，他和许多其他人刚刚参加了我们在中国北方举办的一系列福音布道会，其中的参加者都是以本地的中国人基督徒为主。

我们的一个传教士把这些布道会比喻为启示录中所描述的，那些在苦难来临之前的，圣灵在神百姓额前的封印。当我们现在回首那段时间的时候，真地感觉到是神在预备这些中国基督徒们，把圣灵倾倒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使他们能够面对苦难和试炼。

在灾难来临之前，窦先生刚刚回到他的乡下老家去；在那里，他为了主的名而被杀。

他被义和团抓捕，按着那些义和团成员们的习惯，被带到一个当地寺庙去。在那里，他们命令窦先生在偶像面前献香，低头下拜。但是窦先生坚定地拒绝了。

众人喊着说：“这家伙的确是一个下流的魔鬼！”他们聚集在一起，等着看这个基督徒遭受折磨和苦难。

窦先生安静地回答说：“我不是魔鬼”。

他们说：“那你是什么？给我们解释解释！”

他回答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这些暴民继续嘲笑着窦联明；而他，则勇敢地向他们传讲起基督救恩的道理，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焦躁不耐的暴民们喊着说：“杀了他！杀了他！”——就像当年，在耶路撒冷那些民众喊着说要杀了主耶稣一样。

最后，义和团决定说：“不！我们不能在这寺庙的门前杀他；我们应该到大街上去，在那里把他杀了，免得那些外国的魔鬼骚扰我们的寺庙”。

于是，这些兴奋而喧嚷的暴民们簇拥着，把这个年轻人带到死亡之地。一路上，窦黎明仍然一直在向他们讲述福音，恳求他们归向耶稣，趁还有时间的时候，接受基督的救赎。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些人后来回忆道，当灾难过去以后，他们都觉得很扎心，也后悔当时没有能力可以挽救窦黎明。

当死亡的时刻来临时，窦先生平静地看着那些刽子手，用清晰而安宁的声音对他们说：“虽然你们能毁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但是，你们却永远不能毁坏我们的灵魂。从此以后，我们将要永远地活在救主的同在之中”。

然后，那些在阳光下闪亮的刀剑就刺向了窦黎明的身体；这位耶稣基督的殉道者，就这样与其他基督徒一样，回到了天家。

北京大学的校长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窦黎明的死在学校里的同学们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都谈论着他的英雄事迹，说他战胜了死亡和坟墓。有一位女生，满含眼泪地对其他同学讲述窦黎明的信实事迹的时候，因为哭泣而哽咽不能说话；那时，听众们就大声说：“不要哭！不要为他哭泣！想想他这样的牺牲是多么光荣；他勇敢地为基督作了最后的美好见证；他比别人有更大的影响，因为别人虽然牺牲，却没有像他那样有机会在大街上、在街市上为主作见证。我们要是也像窦黎明那样死的话，就应该感到高兴！”

在北京附近的通州，有一间规模较大的教会大学，以及几间教会学校。其中的很多学生都在义和团风暴中殉难了；学校的校舍以及教学楼等也都完全被毁。义和团的成员们，后来自己讲述了其中有两个男孩子——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遇难的事情。他们怀疑那两个孩子并不是真的基督徒，就问他们说：“你们真地相信那些外国的东西吗？”

两个孩子勇敢地回答说：“是的，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

于是，迫害者们就拿出绳子，把两个孩子捆了起来，把他们拉到义和团的祭坛上。孩子们说：“用不着捆绑我们，我们不会逃跑的。我们走向你们祭坛的每一步，就是离天国更近的一步”。不久，他们就被义和团在那里杀害。

那些义和团们，经常为这些基督徒的行为感到惊奇。当他们谈论起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常常会加上一句话：“这些人一定是着了那些外国人的魔”。

在天津附近的村庄，有一个教会学校里的男生被义和团抓捕。他的名字叫王琦深。义和团成员们告诉王琦深，如果他敬拜他们的偶像，他们就不会杀他。

村里的首领一起来恳求和劝说王琦深，让这个小伙子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说，只要他愿意做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他们就会释放他，保证他的安全。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生命是甜美的；但是，他勇敢地回答说：“我不能放弃我的信仰！我不能这么做！我不仅不应该背离我的神；而且，我要是这么做了，我也会没脸去见我的老师的”。

所以，这个小伙子，王琦深，就这样很快被杀害了。

在东北地区，也有很多中国基督徒被杀害。其中，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她的父亲叫李国堂。她的父亲是一位勇敢的殉道者。当义和团残忍地砍去他四肢的时候，他仍然在向那些迫害者们讲述着福音。李国堂被杀害的时候，他唯一的女儿——那个小女孩，手中拿着一本新约圣经，逃走了。她的朋友们极力劝说她把圣经烧了，或是扔了，免得被义和团发现她是基督徒。那些人说，如果她把圣经烧毁，他们就会把她掩藏和保护起来，并给她食物。但是，她拒绝舍弃那本珍贵的圣经；于是，只好逃到野地里去。

看起来，这个小女孩似乎能够成功地逃走。那些野蛮杀害她父亲的义和团们，并不知道李国堂还有这个女儿。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女孩的藏身之所还是被那些嗜血暴徒们发现了。他们抓住她的时候，发现了她身边那本用精细蓝布包着的圣经——这就成了证明她是基督徒的唯一证据。她被拖到审讯之地，接受审讯：——“你是不是基督徒？”

她安静地回答说，她相信耶稣。在那些残忍的迫害者面前，这个女孩用勇敢而无畏的面庞，看着他们。那些暴徒们对她的镇静感到惊讶，有些人就大声喊着说：“你到底怕不怕？”

她简单地回答说：“不管怕不怕，反正都是一样的！”然后，她就用那甜美的、孩童般的微笑，迎接着暴徒们的刀剑；她的生命就这样结束，就这样与她所爱的主同在了。

.....

第五章

忠贞的传道人

在天津，我们有一个神学院，已经成立有三十多年了。这个神学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训年轻的中国基督徒，使他们成为面向自己同胞的传道人、教师、以及牧者。在中国的广大禾场上，需要大量这样的、本土的传福音的人士们。

让人喜爱的、令人可亲可敬的LEES牧师，是这间神学院的创办人。在很多年中，他也是这间神学院里的唯一教师。在这所学校里，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高楼大厦，也没有什么华丽校服和衣着；但是，在这里上学的同学们，总是会被LEES牧师的热情所感染——他对人灵魂的得救抱着非常热忱的情感；他的口才流利，性格温和，总是用宽容的心态对待别人的过错。在这间神学院的学生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在义和团的风暴中，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对主的爱，为主殉道。

燕山的邵先生，就是这样的学生群体中的一员。当年，他是这间神学院的第一批入学的学生。到1900年时，他在华北的教会中，已经服事主有三十多年了。

当年，邵先生与他的弟弟，原是制作、售卖纸灯笼的手艺人和商人。那时候，与中国北方的大多数下层阶级的人们一样，邵先生和弟弟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不太识字。但是，邵先生是一个非常恳刻苦学习的人。自从听见了福音、接受了福音以后，邵先生就与《圣经新约》成了随时随刻的伴侣。正如我们在很多人的生命中所经常看到的那样，在邵先生的生命里面，属灵的热忱使他的内心火热，智慧与知识都大大地增长。

当邵先生和弟弟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把家里的那些迷信偶像等等的旧有的东西都去除了。这让他们的母亲非常恼怒。邵先生，这位未来的牧者和传道人，是他母亲的长子，也是她的重要支柱。他母亲是一位寡妇，一位很有精力、并且性格坚强的妇女。她同邵先生的妻子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邵先生的信仰。因而，在邵先生的家庭里，充满了纷争，没有安宁。

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很难理解一位中国母亲在儿子身上的那种极其巨大的影响力。按着当时中国的法律，父母甚至可以由于儿子不遵从自己而把他治死。邵先生的母亲是如此反对和憎恶他的信仰，以至于，如果不是由于邵先生勤劳工作、并给家里带来重要的财产收入来源，那么，邵先生的生命可能都要面临危险了。

虽然邵先生的母亲没有直接杀死他，或是在身体上摧残他；但是，邵先生母亲的残酷态度仍然非常严重。邵先生的书籍总是会被他的母亲毁掉。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邵先生的母亲就会呵斥自己的这个成年儿子，命令他乖乖地趴在地上，然后用手里的竹棍狠狠地、愤怒地打他。按着中国的律例，如果邵先生有任何反抗或是不情愿的态度，这个女人可以到官府去诉讼，而官府一定会把邵先生判刑，甚至处以死刑！

尽管经历着这些所有的困难，但是，邵先生仍然一直持守着基督徒的信仰，并且在恩典和知识中大大地成长。而且，在他的心中充满了热情，并决心参加天津的这间神学院，到这里来学习。于是，当年，邵先生成为了神学院的首批学生中的一员。

或许是由于邵先生母亲在金钱上的贪婪——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在上神学院这件事情上，邵先生的母亲根本没有反对他。按着他母亲的说法，邵先生放弃了做纸灯笼的工作，“跟

外国人去了”。

在神学院里，邵先生很快就成为了最优秀的学生。不久，他就成为了一位大有能力的讲道者。后来，当邵先生殉难的消息传到英格兰的时候，LEES牧师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起当年与邵先生的往事。当年，这位传教士、LEES牧师，曾经和神学院里那时候的年轻学生们——包括邵先生——谈论关于基督徒真正使命的问题。LEES牧师告诉他们，他们所将要从事的工作，并非是让他们养家糊口的职业，而是要遵从神的呼召而奉献自己的一生；如果他们在任何时候，开始在心中感觉不到这样的呼召和感动的话，那么，就应该赶快停止手上的学习和工作，不要再做下去了。自从那时候起，邵先生心中就庄严地立下了心志，按着那样崇高的理想而去服事主。

有一段时间，邵先生在天津的众教会里，担任牧者和传道人的工作。后来又有几年的时间，他在北京的一个最大教会里，担任牧者和传道人。

1897年的时候，邵先生加入燕山福音团队，帮助MURRAY牧师负责乡村教会的事务以及传道工作。在那里，邵先生也从事了向青少年传福音的许多工作。

每当邵先生讲道的时候，听众中从来不会有心不在焉的人。他的演讲和阐释非常生动，令人印象深刻。他总是能把福音和圣经的真理深深地、永久地印刻在听众们的内心深处。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炎热的下午，邵牧师到马家口的教会来讲道。那天的盛夏天气，本来会让人们昏昏欲睡；但是，邵牧师的讲道却让大家都振奋不已，令所有的听众都印象深刻。

比如，下面是他的一些讲道的片段和例子。

有一次，他说：“真正跟从基督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那种聪明的人、能够认识圣经里的每一个字、并能讲述圣经道理的人吗？还是，用自己的生命倚靠神、遵行神旨意的人呢？当然应该是后者，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必须要有基督生命的馨香之气；这样，我们才能赢得别人的心；让人知晓，我们本应是神的儿女”。

下面这个故事是邵牧师用过的一个比喻，有时在收获季节的时候，很多教会里牧师讲道的时候都会使用——

“从前有一个小孩，是一个极其富贵之人的儿子。每天，当要吃饭的时候，家里的仆人们就叫小孩来饭厅吃饭。小孩进来吃饭的时候，总是会看见饭桌上面早已经摆好了各种各样的精美食物。那都是小孩想要吃的食物。久而久之，小孩就对饭桌和食物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以为，那些食物都是从饭桌本身上长出来的。一次，那个智慧的父亲为了教导儿子明白一件事情，就让仆人们在叫小孩来吃饭之前，不要在饭桌上摆放任何食物。等吃饭的时候，小孩被叫进来了。但是，他在饭桌上没有看见平时所见的那些食物，就非常生气，不明白为什么饭桌上不长食物了。于是，小孩就用脚在地板上又踩又踹，还使劲地、生气地踢饭桌。这时候，站在屏风后面的父亲走出来，责备儿子说——‘你这个愚顽的孩子啊，难道不明白，你每天的饭食，都是来自于你父亲给你的预备，而不是木头桌子！’”

这个比喻的故事，告诉了听众们，不应该敬拜那些用木头或是其它东西所作的偶像，而是应当敬拜那位天上的造物主、天父——是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赐给了我们一切。

邵牧师讲的下面这个故事，显明了他对属灵真理的深刻理解：——

“有一个国王，特别喜欢小孩子们。有一天，他把孩子们召唤来坐下，围在他的身边。国王问他们，想要什么礼物。第一个孩子说，想要一些钱，拿来买好吃的零食。这个孩子显然不够聪明，并不真正明白国王是多么尊贵。第二个孩子想要一两白银。第三个孩子想要一两黄金。第四个孩子想要钻石。第五个孩子缓缓地站起来，说他什么也不要。国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他既不想要黄金，也不想要钻石；他真正想要的，就是作国王自己的儿子；那样，他就会永远在国王的家里，也会享有国王一切的丰富。”

这个故事，清楚地说明了福音的真理。真正的基督徒，并不在意神在地上所赐的礼物，而是，真正渴望能够来到神的国度，得到神的恩典，与他永远同在。

当义和团的风暴临到燕山区的时候，有一些还未逃走的基督徒来到邵牧师那里，焦虑地问他，是否应该逃离——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从沧州的传教士那里传来消息，请大家尽快逃离、散开。邵牧师平静地回答说：“现在，我们显然面临教会历史上的危难时期。你们应该逃离。但是，只要神的家在这里，我就会呆在这里。”

几天之后，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危急。邵牧师不得不把自己九岁的儿子送走，差他与其他人一起逃到山东的某个地区。在那里，基督徒们得到了当地的官员、袁世凯的保护。

同时，邵牧师与自己的妻子和第三个女儿（其他的女儿已经出嫁），仍然呆在家里。邵牧师的太太刚刚作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手臂手术。他的这个小女儿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1900年6月16日，礼拜六，义和团的大部队来了，包围了邵牧师所在的教会。他们焚烧了教堂，毁坏了那里的每样东西。邵牧师一家人那时候住在街道的对面。他们被义和团抓住，被拖出来，拉到教堂那里。

为了震慑这个传道人、使他看起来不那么平静，那些义和团的成员们在邵牧师的面前，极其残酷地杀害了他的太太和女儿。据有些义和团的成员们后来作见证说，邵牧师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镇静和勇气，就像是有超人的力量一样。他们说：“邵牧师好像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祷告”。就这样，邵牧师勇敢而平静地迎接了自己的死亡。

同时，在那个地方，另外一位基督徒，王女士，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杀害了。他们的遗骨被破坏和焚烧。最后，只有几块骨头留下，被当地的群众安葬，掩埋在城墙外的附近。那些城墙在前几天的暴乱中被义和团破坏。

不久之后，由于害怕回民们的报复（义和团也对当地回民实施了类似的残酷烧杀抢劫），义和团的首领们就命令赶快重修城墙，以防回民的进攻。于是，有数千人夜以继日地重新修筑城墙。然而，在这个翻修的过程中，邵牧师以及其他殉难者的遗骨就更加散落、无法重新找到了。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当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很多其他殉道者的遗骨都得到厚葬，作为缅怀和纪念；但是，邵牧师等人的遗骨却永久失去了。不过，对于他们的记忆，却永远不会淡去。

邵牧师九岁的儿子，与其他的基督徒们一起，被父亲送到了山东避难。但是，他又和别的基督徒们连续走了三个晚上，悄悄回到燕山一带。当听说了义和团的残酷之事、并听说了亲人都死去以后，这个男孩逃到了燕山外围一带的教会。可是，他在那里被义和团抓住，并被带到了城里的庙中——义和团的指挥部。义和团没有立刻杀这个孩子，却是把他当作诱饵，去指认其他那些当地的基督徒们。很多基督徒都这样被发现、杀害了。这个可怜的男孩自己也受到义和团的残酷虐待。但是，后来义和团败落的时候，一位姓韩的老基督徒带着他一起逃跑了。经过了很饥寒交迫、辗转跋涉以后，这个男孩终于逃到了燕山东部，并最终与许多其他基督徒们一样，来到了天津的教会。

现在，他在北京的学校里面上学。愿神带领他，跟随父辈的脚踪，以坚贞的力量，服事于教会，见证神的恩典！

.....

第六章

张云与他的妻子

张云是一个乡下的孩子，生活在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同安区的农村里。他原是一个孤儿，很多年前被一对乡下的夫妇收养。有一次，STONEHOUSE牧师（他后来也在义和团风暴中殉难）访问他们这个区的时候，遇见张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就主动提出，愿意支持他，把他送到北京去上学。

张云在北京的教会学校里进步很快，能力与品格都很优秀。当他结业以后，教会又把他送到天津LEES牧师主持的神学院上学。那个神学院培养出很多中国本土的传道人与牧者，他们后来都在向中国同胞传福音的事业中，起到了很多重要的作用。

1900年5月28日，虽然义和团还没有包围和攻占北京的外国使馆，但是，北京城已经风雨飘摇，到处都是风声和谣言。在那一天，STONEHOUSE牧师写了一封信，上面讲到，北京城充斥着各种风声，号召人们，把中国本土的基督徒都杀死，把外国人都赶走。

那封信中继续写道：“中国本土的传道人每天都在受到各种骚扰和侮辱。大量的基督徒们聚集到我们这里，寻求保护和建议。我们教会的服事与礼拜仍然在继续，各处的教堂也仍然在开放——尽管传道人和牧者们一直在不停地遭受各种威胁。然而我很高兴——因为这里的一位主要的牧者，张云牧师，一直保持着镇静。他的想法与建议，是教会的宝贵财富。”

张云这位年轻的牧者，娶了邵牧师的长女为妻子。（邵牧师的事情记述在上一章里面）。当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这对年轻的夫妇刚生了一个婴孩。当风暴突然来临的时候，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充斥着令人震惊的义和团的呼喊声音：“杀光外国鬼子！消灭二毛子！”（中国基督徒们被他们称为二毛子）。北京的喧嚣夜空，充斥着焚烧教堂的火光。

卫理公会处于城市的外围。当时有大量的中国基督徒，教会学校的学生们，以及大量外国传教士们，都逃到那里避难。张云和妻子以及孩子也逃到了那里。

那时候，清帝国的军队把守着城墙的一侧。在其他方向上，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们，同逃到那里的众人们一道，修建了围栏和沟渠，以防卫义和团暴民的进攻。在他们四周，常常有子弹射过来，甚至有时候会有炮弹落下。

每天晚上，都能听见义和团在远处的喊声：“杀！杀！”这些声音，是为了震慑这些“外国鬼子”以及中国基督徒们。

有证据显示，这些义和团成员们对于中国本土的基督徒们尤其特别地愤恨。所以，有的外国传教士认为，如果中国基督徒们分散开来，把自己隐藏在其它各处，那么，卫理公会这里可能会变得安全一些。

张云先生与其他人，是那些首先同意采纳这个办法的中国基督徒们。因此，当卫理公会那里的基督徒们撤离到英国使馆以前，张云已经首先带领妻子和孩子离开了那里。他们来到张云养父母租住的房屋，觉得在那里会安全一些。

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把妻子和孩子安顿下来以后，到街市上去买些生活必需品。就在张云出去的时候，有人偷偷去告诉房主，说在张云养父母的租住房那里有基督徒居住。于是，房主立刻赶来，把张太太，孩子，以及张云的养母——一个瞎眼的老太太，都赶出去，赶到了大街上。

这位可怜而无助的张太太，不知道该去哪里。她在街上慢慢地走着，怀中紧紧地抱着孩子，手牵着瞎眼的婆婆。

她们没有走多远，就在街上遇到了一个义和团成员。这个人上前，拉住张太太的衣袖，就把她拖往城门口——那是义和团的行刑场地。后面跟着的那个瞎眼老太婆，被抛下，无人在意。

幸亏，这个义和团成员只有一个人，而且身上没有武器。他拉着张太太走了一段距离以后，突然好像发功一样，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然后，他又突然站起来，手指着张太太说：“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我一定要宰了你！”

他一直把张太太和她怀里的孩子拉到了城门口，在那里有五十个清军士兵。在那个地方附近，就是义和团残忍屠杀、肢解基督徒的场地。

张太太心里说：“这就是他们对基督徒行刑的场地了。现在，他们也要杀了我”。然后，她祷告说，“哦，主耶稣啊，求你给我勇气，使我能够为你作见证，直到生命的末了”。

那位把张太太抓来的义和团成员，现在，在那些清军士兵和围观的众人面前，开始审讯她。

“你是基督徒吗？”他问。

“是的，我是。”她回答说。

“你去哪个教会？”

“我去伦敦传教团体的新教教会。”

义和团的人把一柱香放在她的手上，说：“你在偶像面前，烧香、献香，今天就饶你不死。否则，你今天必须得死！”

“不，我永远也不会这么做。”她坚定地回答。

围观的人群开始越聚越多，就像那时候的每个中国城市一样，大家都想看到基督徒被杀死。

人群用哄笑的声音喊着说：“杀了她！杀了她！我们倒是要看看，她到底能不能像他们基督徒说的那样，死了以后复活，升到空中！”

这个勇敢的妇女，平静地转过身来，面对那些残酷的面孔，安静地说道：“我的身体会被砍成碎片，撒在地上，就像那些别的死去的基督徒一样。但是我的灵魂却会离开你们，与我的主相遇。”

旁观的人们，对于这个女子的无畏勇气，都感到非常惊奇：“她怎么胆子这么大呢！为什么她一点都不怕死！这些基督徒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

这个时候，那个抓她的义和团成员去取刀。旁边那些看热闹的清军士兵都被这个妇女的无畏与平静而感染了——张太太就那么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手里怀抱着婴儿，没有一个人保护她。

突然，一个清军士兵（可能他自己的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婴儿）冲上前来，说：“你这个基督徒太可恶。你死了活该。但是你这个可怜的孩子怎么办？快点，趁那个义和团还没过来，你赶快跑。”

张太太试图逃跑，可是她软软的四肢好像毫无力气。那些清军士兵们都催促张太太快跑，有的人干脆上前来搀扶她，帮她逃跑。最后，在那个义和团成员回来之前，张太太逃到了一个藏身之地。

她爬进了城墙边上一个阴暗而潮湿的角落，在那里隐藏着。随时随刻，她仍然面临着被发现、被拖出来、被杀掉的危险。她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极其惊吓的夜晚。每当有人经过，她就会担惊受怕，害怕孩子的哭声会暴露这个藏身之所。

在那个角落里，张太太暗暗地向主哭泣，祈求主在这个急难的时刻，带来帮助与安慰。然而，此时此刻，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又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在这个城市里，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被追杀至死。人们常说，最黑暗的时刻，就是在黎明曙光之前的时刻。当张太太正在切切祷告、祈求的时候，她看见远处，有闪闪烁烁的灯笼的光，似乎是提着灯笼的人在努力寻找什么。

张太太极其惊恐，简直无法呼吸。怀中的婴儿随时会哭出声音，暴露她们。而且，那些义和团的人们，肯定在到处寻找她们。在这个角落里，她们也肯定无路可逃。

当灯笼的光靠近的时候，张太太才看清，那就是她的丈夫！张云先生从中午一直到半夜，找了她们一整天。最终，在这个角落里，夫妻奇迹般地相遇！无疑，他们二人都会感觉到是主在指引他们，回应了他们在急难之中的祷告。

天亮的时候，张云成功地雇了一辆马车。他们一家躲在车里的帘子后面，逃到郊外偏远的的一个村子。在那里有一个富有的人，是张云的朋友。那个朋友用贿赂的办法，买通了村里的人们，使张云一家暂时安全。

但是，张云在这里呆着，却心里很不安。他很挂念自己的瞎眼的养母，担心她在北京街头流浪。然而，如果现在回到北京去打探养母的消息，一定是重新进入狮口。因此，当张云告别太太和孩子、重新进城的时候，张云和太太彼此都在想着，这一定是最后的诀别。他们根本就不指望，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再次见面。

张云进城以后，与教会的另外一个人，一同寻找张云的这位瞎眼养母的下落。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得到了消息。那位瞎眼老太婆，在百般无助的情境之下，也落在了义和团的手中，被残忍地杀死了。

但是，在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张云和教会里的那位弟兄也没有能够逃出城去。他们二人被义和团抓住，捆绑起来，拖到了义和团的祭坛。在那里，他们被审讯、被定罪。罪名就是——他们信仰耶稣。二人被处死、心脏被挖出来，在义和团成员们的偶像祭坛上，被献

作祭物。

张云去世以后不久，STONEHOUSE在信中写道：“我在北京能认识张云这样的人，这真是令人感怀而难忘的回忆。他不是那种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心地极其善良。在他的工作中，在他的生活中，他的善良品格都显而易见。我不觉得他有任何敌人。我简直无法想象，他的去世，是这个世界上多么大的损失。我对他的喜爱，甚至超过我对任何中国人的喜爱。他一定配得生命的冠冕。失去他，是一件多么令人痛苦和难过的事情。”

张云的年轻妻子一直在那个城外遥远的村子里避难，直等到义和团的风暴过去、八国联军的战争平息。在这期间，她的婴儿也不幸病亡夭折了。

当风暴平息、过去以后，当大家再次重新聚集的时候，教会的人们重新找到了张太太。她后来一直在教会医院里，做护士工作，成为医生的得力助手。

.....

第七章

北京基督徒们所经历的火一般的试炼

坐在我这个安静的、英格兰的家里面，我很难描述“殉道”这个词语，到底是意味着什么。我的笔，怎能记述那遥远的国家里面，在那红墙绿瓦的恢弘建筑的城市之中，有那么多男人和女人，他们为了主而殉道-----不仅是简单地死去，而且，是在经受了人们想都不敢想的痛苦和折磨之后，为了耶稣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北京，是一座极其恢弘，却又非常奇怪的巨大城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独的城市，而是若干个城市的组合-----其中的每一个，都被很长很大的墙环绕着。任何一个曾经在北京宽敞大道上走过的人，怎么能忘记那个城市呢？它的那些宽敞街道，与中国的大多数其它城市中的狭窄街道，都迥然不同。在这里，贫穷肮脏，与富丽堂皇，紧紧相邻；一边是那些壮丽雄伟的东方建筑，另一边则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肮脏龌龊的贫民窟！

当夏天的时候，如果你走在城墙的斜坡上，会看见北京的整个城市，一眼望去的满眼的绿色植物，以及到处栽植的绿色树木。远远望去，那些高大的树木遮掩了许多低矮的房屋，让人很难相信，在这个城市中，还有着许多人口稠密的、贫困的区域。

就是在这个城市里，1900年的夏天，在恐怖的六月，许许多多的中国基督徒们被到处追杀。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北京的街道。

当时，在英格兰，也许你们很多人还记得，有电报传来，说我们的同胞都被义和团杀害了；清帝国的军队也帮助义和团屠杀外国人。但是后来，当联军到来的时候，人们发现，尽管很多、很多外国人都丧命了，然而，并没有针对外国人的完全彻底的大屠杀。（联军到达的时候，那些外国人集中在一起避难的使馆区域，正在被清军和义和团围攻，马上就要攻破。如果联军来晚一点，针对外国人的屠杀很可能就会完全彻底地大规模发生了）。但是，

人们常常没有注意到那些被围困之人所经受的苦难；更重要的是，在海外，人们很少知道在这场风暴之中，中国基督徒们所遭受的极大苦难。

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要被所有人憎恨。在1900年的春夏之交，连续很多个礼拜中，到处都有很可怕的传言和警告；街上到处都是威吓的传单，说，要杀光所有外国人以及中国基督徒。但是，我们每个人还都是在期望，那些传言只是空洞的恐吓，并不会真地发生。所有的在京的西方传教士，都在想尽办法，竭尽努力，来保护那些本土的中国基督徒——因为，他们甚至比外国人更被中国人憎恨。

BIGGIN太太写道：“1900年6月8日的时候，北京，以及附近的郊区，到处都处于一种民情激愤的状态中，危机和暴动似乎随时就要爆发。当时，大家决定，放弃东城的教堂和传教区域，逃到英国使馆区去躲避。在英国使馆区，已经有很多在京的外国人逃到那里了。但是，我们中间有些人不想这么做。因为，逃到英国使馆区，就意味着，我们不得离弃那些大量从北京郊区和乡村教会逃到我们这里来避难、寻求保护的中国基督徒。我们大家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有一个讯息传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中国基督徒都可以到美国卫理公会那片区域去避难。（后来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一个错误，但是，神保守了这件事情，使得其中很多人的生命最终得救）。我也跟着那些中国基督徒们一起到美国卫理公会那边去了。那些美国朋友们对我们大家很慷慨。尽管我们去的时候身上什么都没带，也没有事先通知，但是，那些美国人给我们提供了饮食，以及生活的必需品，并为我们提供了居所。”

SAVILLE博士描述了，在那天晚上，大批人员到达卫理公会时的情景。“有很多人到这里来了。很难拒绝他们。其中，有一个瘸腿的，被另外一个人背着。一个西城的福音工作者，手牵着瞎眼的婆婆，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有一个小孩，是我认识的西城神学院的学生。很多妇女和儿童蜷缩在房屋内外的角落。但是，大家并不惊慌失措，没有一团混乱、或是怨声载道，而是，非常安静平和。”

6月13日的晚上，屠杀和暴动终于爆发了。那些没有到外国人区域来寻求避难的中国基督徒们，被大规模地屠杀了。远远望去，那些教堂的建筑，都冒出了烟和火光，随后是充满全城的火光。城里那些所有的教会建筑，学校，医院，以及中国基督徒们的家，房屋，全都被毁坏、焚烧了。空中激荡着义和团的喊声“杀！杀！”

义和团在全城到处搜索猎物——那些中国基督徒们，不论是男女老幼，凡是被发现的，全都被抓捕、迫害、折磨、屠杀。

接下来的日子里，在美国卫理公会的这片区域的外围，每天晚上，都聚集着许许多多的义和团们，他们虎视眈眈地包围着那里，大声叫嚣着，令区域里面的人们，每天夜里都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区域里面，是大量的中国基督徒们，拥挤着，在那里避难。

随着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最终，守卫在那里的HALL上尉决定，最好大家还是撤离到英国使馆区那里。此时，HALL上尉率领着25名海军陆战队员们保卫着卫理公会的那片区域。

BIGGIN太太回忆到：“那次撤退，是一次非常令人瞩目的事件。撤退的那一天，大约有超过一千个避难的人，其中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沿着北京的城墙边的一条道路，走向使馆区。在我们队伍的两侧，以及所经过的城墙和城门一带，大批清军士兵们集结在一起，冷漠地看着我们。他们心里一定很高兴，认为我们是走进了一个死亡陷阱。慈禧太后的军令，似乎很快就要下达。这些清军，随时准备着，一旦命令下达，就对我们进攻、屠杀。但是，一直等到我们的队伍完全到达了使馆区，开火的命令也没有下达。”

当基督徒们以及难民们到达使馆区以后，过了半个小时，有无数的义和团以及清军部队涌了过来，把使馆区的街道占满了。军令已经下达。他们开始对我们进攻，准备开始屠杀。但是，他们的进攻，被在使馆区进行守卫的外军击退。在英国使馆区的对面，是一片建筑物，属于清朝王室中的一个亲王。此时，在那个亲王府，已经有2000名中国本土的罗马天主教徒挤在那里，躲在里面避难。现在，由于北京大学的MORISSON博士以及JAMES牧师的极力坚持，那个亲王府的主人同意，把整个王府腾出来，让所有这些中国基督徒难民在里面避难。

据说，那位清朝亲王一开始不同意把自己的王府让出来，提供给中国基督徒（包括罗马天主教徒）难民；更不愿意让外界觉得自己与那些基督徒有任何关联。但是，他后来告诉前去协商的人士说，他们可以自行打开王府的门，而他自己则先行离开那里。

于是，那些无数的中国基督徒难民们，就这样藏身于清帝国的亲王府之中！但是，那些群情激愤的义和团们，对这个地方的进攻也最猛烈，因为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毁灭掉、杀光这些中国本土的基督徒们。

在抵御义和团、清军进攻的行动之中，日本使馆的士兵们战斗得最激烈。他们保护了那些避难的基督徒，把敌人阻挡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是，中国部队焚烧和毁坏了许多附近的建筑物。最后，经过三个礼拜的防卫以后，防御部队决定，把那些中国基督徒们撤离到相邻的英国使馆区内。离英国使馆区很近的一个地方，就是“水门”，与北京城墙和护城河相连。后来，好几个月以后，外面的英国部队最终从那里进入了北京城里的使馆区，解救了使馆区里面的那些精疲力竭的欧洲人，以及好几千在那里寻求避难的中国基督徒。

在那些被义和团杀死的基督徒中，有一位老人姓姜，已经有67岁年纪了。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人，对圣经非常熟悉。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非常尊敬他。他的太太在义和团风暴以前就去世了，但是他有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住的地方就离他不远。

在6月上旬，北京城内以及附近的村庄里，基督徒已经开始面临很大的危险。姜先生的教会决定让大家都离开自己的家，到城里的传教士区域那里去避难。有一些基督徒听从了这个建议。但是另外一些人担心家里的东西会被义和团破坏，所以就留在了家里。其中有姜先生的两个女儿。这位老人与其他一些基督徒一起到了城里美国卫理公会的区域。

但是姜先生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们，特别挂念自己的小女儿。当他在城里看见义和团的残杀行为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就想返回自己的家，去警示自己的女儿们，极力想要劝说她们一同避难。

姜先生是一个驼背的人，在乡下，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当他回到村庄的时候，一个妇女就立刻向经过的义和团喊道：“这有一个基督徒！”

义和团们用绳子把姜先生捆了起来，问他：“如果你告诉我们那些牧师和教会执事藏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放你走”。姜先生拒绝告诉他们。于是他们就喊叫说：“把他砍成碎片！”

然后，这位老人温和地说：“请等几分钟-----”

当那些义和团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老人就跪下来，开始向他所爱的主祷告：“父啊，求你饶恕他们——”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义和团的刀就刺进了他的身体，夺去了他的最后一口呼吸。

后来，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一切平静下来的时候，那些参加义和团的很多人都会为自己在那些残忍的事情中所作的行为感到羞耻。他们常常讲起这些基督徒死去时候的情况。尤其是，这位一辈子在旁人眼中毫无过错的、驼背的姜老先生，他在面对残酷死亡时候的表情，非常平静安宁。当时在场的很多人，都对此记忆极其深刻。

在北京西城，有一间传教士开办的盲人学校，其中有三十个男孩，八个女孩。当1900年6月初的时候，他们被从西城转移到东城接近使馆区的一个隐蔽地点。有一个小女孩，文婷，以及她的妈妈与文婷的姐姐，还有一个二岁的弟弟，一家人负责带着那些盲人孩子。6月13号的夜晚，义和团大规模地屠杀了城里所有能找到的中国基督徒们，也焚毁了所有属于外国人的物业。

在那段混乱时期，没有人听说过那个盲人学校孩子们的下落。直到有一天早上，当大量中国基督徒们在卫理公会区域那里避难的时候，有一个消息传进来，说有个小女孩想找在避难区里面负责的SAVILLE博士。那个小女孩就是文婷，此时，身上只有两件薄薄的衣服，背上背着自己的两岁的弟弟。那个两岁的男孩没有穿衣服，光着身子。文婷只有十二岁，但是她讲述自己经历和境况时候的表情，就像是一个成年的大人。

她说，暴民们闯进了盲人学校孩子们藏身的那片房屋，把所有房子都烧着了。所有的孩子都被赶了出来。孩子们想要逃跑，但是很快就分散了。她听说，所有的盲人女孩子都被赶回了着火的房子之内。文婷和她的妈妈、姐姐、弟弟想往西走，逃回他们盲人学校原来的地址，但是在半路上被人认出来了。文婷的妈妈和姐姐被义和团杀死。但是，非常意外的是，她和弟弟被放走了。可是去哪呢？文婷背着弟弟在城里流浪，游荡了五天五夜，不敢走大路，而是在小巷子里面偷偷摸摸地逡巡。她身上没有一点钱，不能买吃的，也不敢乞讨。有一个和尚遇到她，给了她一些现金，又给了她一串珠子，告诉她，如果有人盘查，就把那串珠子拿出来，表明她不是信耶稣，而是信佛的。街上到处都是义和团，他们头裹着红布，成群地走在大街上，口中大喊着：“杀！杀！”

她看见无数人，被活活烧死，很多人被刀砍死，很多人被残酷屠杀。她在那些教会的房屋附近，看见到处都是焚烧的废墟，完全倒塌，甚至连那些大树都没了。最后，有一个好心的英国人，把她保护了起来，并把她带到了卫理公会的区域这里。

有一个教会里的女人，被她的丈夫用非常特别的方式拯救。她丈夫在城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一个靠近一堵墙的地方，用石头盖了一个狭小的空间，大约有四平方尺的面积，六尺高，没有门，也没有窗户。他把妻子和孩子放在里面，然后封堵上，只留了一个很小的口，可以往里递食物。母子就这样在那个狭小空间里生活了整整六个礼拜。丈夫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往返给妻子和孩子送食物。有的时候，那个丈夫有超过一天的时间，无法把食物送来。不幸的是，当风暴过去、母子从藏身之处那里出来以后，由于一直缺乏食物和新鲜空气，小孩子很快就去世了。

BIGGIN太太还讲过另外一个人——温先生的经历。他和妻子、孩子被抓到了清朝高官的面前审问。那个孩子非常健康，特别可爱，令很多义和团成员们都非常喜欢。因此，由于这个小孩的原因，他们就没有杀他的妈妈。在审讯温先生的时候，来了另外一位朝廷高官的手下。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使者坚称，这位温先生根本不是基督徒，而是那位朝廷高官非常熟悉的朋友。所以，温先生和妻子、孩子就被释放出去。

但是，当他们还没有走出很远的时候，那个可怜的温先生再次被义和团抓了起来。虽然，在混乱之中，温先生的妻子与孩子逃走了，但是，温先生却被义和团用重重的铁链捆绑了起来，并把他的头发完全剃光。

义和团们把温先生捆索着，拉到北京全城，以及附近的所有乡村，游街示众，向人们展示，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多么可耻。为了使这些展览的行动有利可图，义和团对民众声称，需要大家的支持，要求来围观的人们捐献一些财物。于是，暴民们一边向义和团捐献一些钱财，一边在喧嚷和哄闹声中，残酷地侮辱和折磨这位温先生。就这样，温先生戴着沉重的铁链子，从一个村庄，被拉到另一个村庄。

但是，有一天，有消息传来，外国的联军已经到达了北京。义和团们立刻一哄而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他们担心会面临麻烦。温先生被很快送回了北京城里，与妻子孩子重新相聚。

SMITH牧师讲述了他所一直熟知的一位基督徒教师的故事。

董天福先生，在他的妻子进入使馆区域避难以后，决定和他的一位朋友呆在一起，好帮助那位朋友，保护他的家产。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不仅物业家产不能保护，而且人身生命安全都根本不能得到保障。他们立刻就找地方去逃命了。董先生先是去找自己的妻弟，希望他们能收留自己和朋友。但是，董先生被拒绝了。董先生又来到岳父家。岳父虽然暂时让他们进去了，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那里也根本不安全。于是，他们就设法逃到了乡下。

他们先是去了通州，然后又去了更远的地方，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不论走到那里，都充满了义和团的烧杀。基督徒们到处都在被屠杀。最后，他们只好又回到了城里。

董先生先是到了岳父家。但是，很快就有三四十个义和团成员们过来，包围了他们的房子，把董先生抓住，捆绑起来。他们把董先生带到了北京城东南门的义和团指挥部。他的手脚被捆，面临审问。如果他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不但性命无虑，而且甚至还可以加入他们义和团。

在审问董先生的时候，一个主要的控诉人是一个叫张春的人。张春是十八里店那一带的义和团的首领。在那片地区，以前常常有戏曲演出。义和团风暴以前的时候，有时，基督徒们也会在那里，向人群散发圣经材料与福音材料。张春以前曾经袭击过那些基督徒；为此，

董先生当时曾经调查过这件事情。所以，张春对董先生一直很记恨。现在，张春认为报仇的时间到了。

“你还信耶稣吗？”义和团一直这样审问董先生。然而，董先生虽然被刀扎，被击打，却仍然面容平静。

他回答说：“是的。我就是到死，也信耶稣。”

董先生低下头，祷告说：“主耶稣，请接受我的灵魂。”很快，在张春的带领下，义和团的刀剑所带来的伤痛，释放了董先生劳苦的灵魂。

有一位张先生，他家住在通州的农村里，但是在北京做生意。当北京城里到处都充满了义和团的时候，张先生不得不离开北京，回到通州的家里，希望在那里能够安全一些。但是，张先生在自己的村子里，被义和团抓住了。他们剥光了张先生的衣服，用绳子紧紧地把他绑起来，放到车上，运到了通州衙门。

捆绑张先生的绳子非常非常紧，以至于，张先生被送到通州衙门的时候，浑身已经被绳子勒出很多血迹。张先生在衙门里被审讯。他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信仰。

他对审讯的人说，他已经在北京做了很多年小生意了。有一天，他被街边的一个教会吸引，就进去听牧者讲道。后来，他就经常进去听。听了很多很多次以后，他得出结论，他们所讲的，是一个良善的教义，并且，能够满足他的灵魂。他在那里听了有一年的讲道以后，就决定受洗。

最后，他对衙门的官员们说：“这就是我的信仰。我不害怕，也准备好了死。不管发生什么，我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

张先生的这些供词，都被写在衙门的审讯记录里面。之后，张先生签字画押。

然后，张先生在衙门的审讯庭里，开始跪下祷告。衙门的主审官对于张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平静表现，似乎很不理解。这个官员扭转身，离开了审讯庭。在一旁围观的义和团们就一拥而上，用刀杀了这位基督徒殉道者。

张先生的死，似乎令这位官员非常印象深刻。后来，他自己对一个传教士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他在义和团面前，那么坚决地表示自己是基督徒，这让我有什么办法能救他？”

一个人的信仰，能够如此刻骨铭心，甚至使他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这一点，让那位通州的官员无法理解。

.....

第八章

天津的风暴

当我1903年春季回到天津的时候，发现那座城市已经完全面目全非，很难再找到当年熟悉的地点了。在1900年的时候，连续几个礼拜，义和团在清帝国的军队的帮助下，向所有外国人开火，誓要永远消灭一切“外国鬼子”。他们不仅与外国人为敌，而且，与一切同外国人有商贸往来的人们为敌。天津的那些漂亮街道，被义和团的烧杀劫掠彻底毁坏了。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财富，以及工业，都成为了废墟——只是因为，在那些商人的仓库里，有从外国进口的商品。

我是在1900年早春的季节，与年幼儿女们一起离开天津的。在我们临行前，天津马家口教会的众基督徒们，为我们举办茶会，向我道别。在茶会上，他们在屋子里的墙上装饰了很好看的银灰色绸缎和卷轴（中国人经常用来送人的礼物），上面画着很好看的图画，有很多鲜花和土地。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一个来向我道别，祝福我和我的儿女们，愿天父看顾我们的行程。在他们的想法里，似乎是我们行程的前方有很多危险；但是，他们却很少言及，自己所将面临的患难与危险。的确，我在中国居住的过去多年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以及谣言和威胁，是对基督徒们不利的——以至于，大家到最后都不相信那些威

胁的谣言会导致什么真正的危险。

但是，1900年春季的短短几周之后，那些危险的信号开始毫无疑问地变成现实性的威胁。义和团的成员们，在天津的大街上，开始大规模地操练。满城的谣言说，外国人，以及基督徒们，将要被大规模地屠杀。

有大量的基督徒开始逃到传教士的区域这里，寻求保护。在城外的郊区，也拥挤着大量的基督徒妇女儿童，与他们的丈夫和父亲一起。大家都很担惊受怕。与此同时，从乡下，有源源不断的基督徒们到这里来避难。他们也从乡下带来了许多恐怖的消息，讲述有很多基督徒们经历了残酷的迫害，并被义和团屠杀。

6月10日，在天津的教会医院里，举行主日的敬拜和讲道。拥挤在那里的基督徒非常非常多，以至于BRYSON牧师不能像往日那样讲道。他号召大家，若有感动，就一同祷告，或是彼此勉励。

于是，在那一天，有很多人起来，讲述信心的话语。虽然在会众中，有很多人眼睛里噙满了眼泪，但是，大家的信心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鼓励。他们在主里，得到了能力和勇气——哪怕是要在刀剑之下，亦或是在火车火马中，他们也必得拯救，脱离逼迫者的残酷迫害。

有一位李先生，有着很刚毅的性格。他是在城市教堂里，听见了福音，并接受了主的救恩，

而成为基督徒的。他成为了教会里的一个领袖。人们常常看见他在工作间歇的时间里，给人传福音。李先生的生活中，有一件很让他伤心的事情，就是他女儿的婚姻很不幸。李先生与女儿的关系很亲近。李先生的女婿心地很不好，对待妻子很残酷。为此，李先生花了很多钱，来贿赂女婿，让这个女婿对他自己的妻子好一些。

李先生接受了福音以后，在他悲哀的生活里面，心中得到了很多安宁与热忱。在教会里面，当牧师讲道的时候，李先生常常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讲述福音在自己心中带来的喜乐与平安。

李先生他们的教会就在官府衙门的马路对面。因此，很多人都知道了李先生的信仰，知道他是一个很热忱于传福音的人。

当义和团的风暴将要来临的时候，教会里面，以及很多基督徒的家里，都收到了威吓的传单，说要毁灭他们的教堂，杀光他们的基督徒。这时候，就有很多人来对李先生说，不要那么愚蠢而高调，免得大家都知道他和外国人有联系：“那些外国人都会被赶跑。谁跟他们有联系，谁就要被杀死！”

就在这个时候，李先生的心情非常糟糕，因为他挚爱的女儿刚刚得病死了。但是，当他听见这些人劝说他的话的时候，他眼睛里就好像要冒火一样，他抬起头来，勇敢地说：“别跟我说那些谣言。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你们说‘烧光教堂，杀光外国人’。但是，我们的上帝一定会保护属于他的人。他比恶人的怒，更加强壮！”

不久，基督徒遭受大规模酷刑和屠杀的消息，就从乡下各处源源不断地传来了。随后，天

津城里，也到处开始响起了枪声。李先生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就劝他，也和其他的基督徒们一起，赶快到传教士区域那里去避难。一开始他不愿意去，但是后来还是去了，并见到了LEES牧师。来避难的人非常多，也包括了很多非基督徒，他们是陪伴那些基督徒的亲戚们。由于前去避难的人们实在太多，LEES牧师就对大家说，请基督徒们留下来，但是，让很多非基督徒离开这里——毕竟，此时此刻，是那些基督徒们，在面临着最大的危险。

李先生说：“我不可能自己留在这里。我不能离开我太太和儿媳妇，她们都还没信主。另外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我要信靠我的神。他一定会保护我！”

于是，李先生和家人回到了家。随着一天一天过去，这位内心孤独的基督徒，变得越来越心情苦闷。整个城市都充满敌意；他们的教堂已经被彻底烧毁；外国人的区域持续不断地遭受炮弹的攻击。李先生孤独地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意与人说一句话。他内心在苦闷地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那位他所信靠的主，不能保护他自己的人民？李先生的心，和动荡的局势一样飘摇不定。

从那些在这段时间里见过李先生的人们的转述中，我们知道，主似乎最终对李先生的心说话了。他再次振作起来，要走出去看看，外界都发生了什么。

当李先生经过被义和团焚毁的一处商店外的時候，一个以前听过李先生讲道的人，认出了他。这个人报告了义和团。义和团们就来把李先生抓住了。但是，在那附近的李先生的邻居们全都围了上来。他们一齐说：“他是个好人，根本没犯过任何罪或是错误”。所以，经过了他们的一番讨论以后，李先生就又被释放了。

几天以后，当李先生在街上的时候，他再次被义和团抓了起来，并被捆绑住。李先生平静地问：“你们为什么想伤害我？我是天津人，你们也都是天津人。你们有什么事情要反对我的？”

他们回答说：“你是个基督徒。这个耶稣教，必须得被消灭掉！”于是，很多声音就喊了起来：“揍他！杀了这个二鬼子！”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朝我喊，这么恨我？我没害过任何人”。他继续坚定而平静地说：“你们以为，你们能杀光基督徒，把基督教的信仰从这个土地上抹平。但是记住，你们的行动只是损害了中国，而不是耶稣信仰！”

然后，李先生就开始给众人讲述，基督的救恩。他极力劝人们，悔改自己的罪，祈求耶稣的赦免，并开始过一个更好的生活。这些话，只是让暴民们更加狂怒起来。他们把这个被捆着的基督徒，推推搡搡地，带到了鼓楼教会曾经所在的地址——被焚毁的废墟之处。他们叫喊着说：“你应该在这里对我们讲道。你有本事的话，讲多长时间都可以”。然后，他们就残忍地用刀杀了他，割下了他的头。他们把他的头颅钉在了教堂建筑的废墟顶上，让路过的人都能看见，然后哄笑着说：“给我们讲道吧！跟我们讲讲，耶稣是怎么保护你们基督徒的！”

有一位为主殉道的小伙子，姓周，是我在天津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他曾经在SMITH医生的医院那里工作，并常常到我的英语课堂上来上课。他是一个聪明、乐观、好学的小伙子。后

来，他的一个朋友在铁路上给他推荐到一个职位，他就去那里上班了。他在那里的的工作，一直干得很好，直到有电报传来，说义和团准备进攻天津。

周先生立刻请了假，去天津寻找自己的母亲，因为他很担心她的安危。

他先是去了很多基督徒在那里避难的外国传教士区域，但是，没有找到他的妈妈。于是，他又赶快冒着极大的危险，到天津老城一带，去寻找她。在南门附近的一个土坯房里，他找到了躲在那里的母亲，以及很多其他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周先生极力劝说他们，赶快到传教士区域那里去避难。但是，正如在北京的很多基督徒一样，天津有不少基督徒都像周先生的母亲和这些朋友一样，他们错误地以为，最好离那些外国人远一些，才会安全，因为那些义和团的愤怒是针对外国人的。

然而，不管年轻的周先生怎样劝说，此时的时机已经太晚了。第二天，就来了一大队义和团，抓捕了这群基督徒，把他们带走，准备行刑。他们被命令排成一个队伍，沿着狭窄的街道，往行刑场地走去。在他们之中，有一些年老的妇女，由于极其惊恐，路都走不动了。但是，一个旁观的路人看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周先生，一边走、一边在鼓励她们：“一刀下去就完事了。这些事情很快就过去，我们就会永远与主同在了。”

.....

第九章

燕山的基督徒殉道者

燕山地区是中国北方的一片广大的平原地区。到过这里的人，都会想起美国中西部的那些大平原。在燕山这片平原上，在一年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一眼望去，都是淡黄色的土地。

在这个地区，福音极大地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灵。这里，在义和团风暴时期，比任何别的地区，都产生了更多的基督徒殉道者。他们持守着信仰，哪怕是在死亡和逼迫面前，也不愿退缩。

当义和团暴乱过去以后，后来，我曾经去过那个地区，从一个村庄走到下一个村庄，一个城市走到下一个城市，在每间教会里，都会碰到那些热切的基督徒们，而且，我发现，几乎每一个人，家里都有至亲的人，为了主耶稣的缘故，而死于屠杀和迫害。在那些死去的人中，有很多是学校里的少年男女。

一些基督徒在义和团焚烧房屋和教堂时的混乱之中，化装逃跑。他们躲藏在路旁的沟里，或是草垛子中。在夜晚的惊吓之中，他们把心中的痛苦，在祷告中，倾倒在主的面前；他们之间，彼此用安慰和盼望的话语，鼓励对方；他们渴盼着，天国的家乡，就已经在他们面前。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完全知道他们所经历的苦难、逼迫与痛苦。

如果不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的话，华北燕山地区的基督徒一定会全部被屠杀光。一个原因

是，他们离山东省的边界很近（在山东省，基督徒受到了当地官员、袁世凯的保护）。另一个原因是，此时是盛夏，是庄稼成熟的季节。农田里，庄稼已经都长得很高，适于藏身。这使得，逃难的人们可以在乡下的庄稼地里行走，而不会被从远处看见、发现。如果不是由于这些高高的庄稼，那么，在燕山地区那一望无垠的平原之中，难民们根本就无处藏身。

另外，在燕山地区也有大量的回民人口。义和团们对回民的憎恨，与对基督徒的憎恨，都同样严重。在燕山地区附近，有五个回民村子。大量的义和团们包围了那里，屠杀了大约超过一千个人。男人、女人、孩童，都被残忍杀害了。回民们很快就组织起来，奋起反抗，杀光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每一个义和团成员。

在我访问燕山地区的教会时，一些基督徒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茶会。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慈祥的瞎眼老太婆。她的面容非常安宁平和。她是一个已经信主很多很多年的基督徒。她没有在义和团风暴中丧命，完全是因为，义和团觉得她又老又瞎，不会去宣传福音和基督教。另外，旁边还有一个老太太，是在义和团风暴期间，被自己的孙女背着，逃到了旷野地里面，在那里，靠吃野菜叶子和根，生活了很久。

在那个茶会中，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年轻的牧师，名叫邓雨辰。他的母亲是一位备受众人尊敬的老者，因为她非常恩慈而友善。她是一位多年的寡妇，丈夫当年在太平军的叛乱中被杀。那时她还很年轻，但是以后的多年中，她都没有再嫁人。她和自己的儿子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当义和团暴乱的风声开始传来的时候，邓雨辰的妻子去远处的亲戚家躲藏避难。那时，燕山的教会开始被义和团焚烧，大量的基督徒被义和团残忍地杀害。邓雨辰的那些亲戚不敢在家中收留邓雨辰的太太，所以，她只好在村子外面的废墟地里生活。

邓雨辰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很容易被那些迫害者发现。然而，他非常挂

念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当听说母亲和妻子都不得不在野地里避难时，他非常担心，就远远地去找她们。每天晚上，他都带着食物，去她们藏身的地方，给她们送饭送水。但是邓雨辰的母亲渴求他，让他赶快自己去逃命。她说：“你要是真心对我好，就赶快远走吧，不要再来。我反正是死了，但是你一定要活下去，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

邓先生一开始拒绝母亲的劝告，但是，最终，在看见母亲为此而生的极大烦恼之后，他一次性地给母亲她们带来了足够很长一段时间吃的食物，于是，带着极其伤感的心，带着极大的不情愿，启程走向了远方。他逃向了海湾地区，并在那些地区作一个小贩，维持自己的生活。不久以后，他逃到了天津。他到达天津的时候，天津城的义和团风暴已经基本上过去了，最终，他来到了天津城中基督徒集中避难的区域。

同时，他的母亲等人，虽然在野地里曾暂时避过几次搜捕，并一直靠吃野菜和树根生活，但是，最后仍然和许多其他基督徒们一起被抓捕了。邓先生的妻子和母亲都被义和团抓住，带到了义和团的当地总部——关公庙里。她们被和许多其他基督徒们一起被关在了一个狭窄拥挤的屋子里。邓先生的妻子向义和团恳求说：“放了我的婆婆吧，我不怕死，但是请你们饶了我亲人的性命”。

奇怪的是，义和团居然真地同意了她的请求，把邓先生的母亲放了。这或许也是因为他母亲在当地的声望很高，很受众人尊敬。

而邓先生的妻子则被仍然关在那里，五天之后，她和其他基督徒们一起被带到了土地神的庙中，并且，被命令给庙里的神龛上香。和其他基督徒们一样，邓太太拒绝了这个命令。因此，她们被带出去，被义和团残忍地杀害了。

行刑的义和团们，不允许别人来收敛掩埋她们的尸骨，以此作为对这些基督徒们的惩罚。但是，有的人仍然悄悄地冒险来掩埋了她们的尸骨。当邓雨辰回来的时候，他把太太仅有的尸骨放在棺材中，掩埋好，等到后来燕山纪念馆成立的时候，把棺材迁移到了那里。燕山地区的基督徒们，捐献了款项，建立了这个纪念馆，以纪念那些去世的烈士们。这个纪念的场所，以一面墙的形式，上面镌刻了死者的名单和牌匾。

还有一个人，是我儿子在沧州的老师，叫余先生。他的逃难经历非常有戏剧性。他是一个村子的村长。他的一个邻居，贪图他的村长职位，就向义和团报告说，余先生就是基督徒。他向义和团描述说，余先生是一个“近视眼”。那些义和团成员们并不认识余先生。余先生是他们村里唯一的基督徒。当余先生听说义和团正在搜捕自己的时候，他把全家人都召集在家中，并祷告把他们交在天父的看顾之手中。然后，余先生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带上一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非常流行的黑边眼镜，平静地走出家门，穿过愤怒的义和团人群。那些义和团成员们正在包围着他的家。这些义和团看见这样一位衣着显贵的绅士走出房门，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想要搜捕的余先生。于是，余先生就这样在义和团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走了出去！而在他们村子里，另外还有一个近视眼，被义和团抓去杀掉了。这个人，却恰恰是那个村里告密之人的儿子。义和团错误地把他当作了余先生。这可真是一个戏剧性的报应！

余先生逃到了村外的河边，藏在一处低矮的树林之中。在那里有很多乌鸦的巢。这些乌鸦被惊动，到处飞了起来。在那附近的一个土坯房里住着的人，过来查看是怎么回事。当时，有非常大的危险，余先生几乎被发现。但是，余先生幸运地躲过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并且，最终平安地到达了天津城中的安全地区。后来有一次，余先生亲自带我又重新走访了他逃难时所经过的地区。

在那些死于义和团风暴中的烈士中，有很多是妇女基督徒。她们在患难面前，仍然坚定地持守信仰，平静地面对死亡。

在这些妇女中，有一位叫李刘氏，她曾在自己的村庄，杨道营村，发起了很多基督徒的工作，广传了基督教的信仰。她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她的殷勤好客，得到了众人的称赞和爱戴。

她的体格与性格，比很多妇女都强壮，甚至很多教会以外的人们，当他们遇到麻烦事的时候，也会来找她帮助。当第一波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义和团成员们搜捕所有的基督徒，以及那些与外国人有联系的人，杀害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抓捕李刘氏，因为她在群众和村民中的声望非常高。但是义和团把她的五个亲戚都抓走杀害了。

6月22日那一天，义和团的一个首领，名叫黄汤，来到了她的家。他带来了一队人马，把这位良善的妇女抓走了。李刘氏认出了这位首领。黄汤在年幼的时候，家里很穷，母亲曾经病重。那时，有一段时间，是李刘氏哺养了黄汤。她把他领到了自己的家里，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他。当李刘氏认出了黄汤的时候，她伤心地喊道：“让别人来抓我吧！黄汤，你是我用我的血肉养大的！我可以跟你们走，但是让别人来捆绑我吧！我不为自己难过，但是我为你忍心做这样的事情而替你难过”。

黄汤假装自己根本不懂李刘氏在说什么。他说：“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说啥。我真想第一个宰了你”。

这位良善的妇女于是低下头，祷告说，“主啊，我求你饶恕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所作的事

情”。她还在继续祷告着，但是义和团成员们打断了她，催促着，把她押向义和团的营地。但是在半路上的时候，黄汤突然对李刘氏充满了极大的怒气。他们就这样在路上用手中的刀剑杀了她。

另外一位伟大的殉道者，是一个叫范浩杰的人，他来自昌华驿站。那个驿站是EDKINS博士在很多年以前开创的，后来转给伦敦传教士团体的卫理公会管理。范浩杰一开始的时候是在驿站外的福音布道活动中听见福音的，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受了洗，并且后来成为了往来于传教士团体驿站之间的邮递员。他常常在天津和燕山地区之间的九十英里的距离之间往来行走。无论是盛夏的酷暑，还是冬日的严寒，他都非常信实而欢欣地履行着自己的工作和责任，从来没有耽误过邮递的事情，总是非常准时。

范先生总是对任何人都非常友善，非常乐意接受别人委托给他的包裹，尽管那些包裹会增加他背负的重量。他总是要把所有的邮递包裹都背在双肩，步行送到很远的目的地。他从不接受别人为了表示感谢而送给他的各样礼物。对此，我本人就可以在很多次的事情中作一个见证。

MURRAY牧师在回忆录中曾经写道，有一次，范先生甚至拒绝了涨工资。他的理由是：“自己的工资已经够了，不想让自己变得贪婪”。这样一个品格的人，在中国那样的环境里，显得尤为特别。在中国，与“金钱”相关的事情，是人们在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是人们闲谈中的一个主要话题。而范先生的收入，还要稍稍低于中国平凡百姓的平均收入水平。范先生的慷慨和友好恩慈的品格，使他赢得了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喜爱和尊敬。

1900年6月的时候，当形势开始变得极其恶劣的时候，传教士们感到灾难不可避免了，于是让中国基督徒们逃到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或是躲到自己亲戚居住的地方去。范先生和

家人逃到了自己的家乡，希望自己的亲戚们能够收留自己。但是，他的那些村里的亲戚和族人们，不但不愿意收留他和他的家人，反而把他们赶了出来，还威胁说，要亲自把范先生和家人杀了。后来，的确是范先生的那些族人去告密，把范先生出卖给了义和团。

义和团得到了范先生居住地的消息以后，来搜捕他。但是，他们一开始抓错了人，把范先生的一个表哥给抓起来了。义和团威胁说，如果范先生不自动出来，主动自首，他们就会杀了范先生的表哥。范先生在隐藏地听到了以后，就主动走出来，说：“信耶稣的人是我。你们要想惩罚，就惩罚我吧。我不想牵连别人”。

义和团立刻扑了上去，抓住了这个勇敢的人，把他捆绑了起来。他们把他带到村外的野地里去。在那里，他们挖了一个很深的坑。那个坑，比一个人的身高还要深。他们把范先生扔到坑里面，使他的头部在地面以下。这时候，他们开始嘲笑和戏弄他，让他放弃自己的信仰，挽救自己的性命。他们往坑里填土，直到土盖过了他的膝盖。然而，范先生仍然用温柔和友善的语气，用基督的爱，用主耶稣基督带给他心中的全部喜乐，向义和团成员们说话。他问他们：“我怎么能背弃这位良善的主呢？我怎么能否认他呢？”

义和团们开始变得非常愤怒。他们用刀剑刺穿了范先生的身体，直到大量的血从他的身上流出来。然后，他们继续往坑里填土，直到土盖过了他的胸部，盖过了他的下巴，并几乎盖过了他的嘴唇。这时候，他们想给他一次最后的机会。

可是，范先生仍然说：“不，我永远也不会背弃耶稣”。

义和团们快速地往坑里填进了所有的土。土完全盖住了范先生的身体和头部。然后，虽然

范先生此时仍然是奄奄一息地还活着的，但是，他们踩到土上，使劲跺脚，直到他完全死去。于是，范先生就这样回到了天家，与主永远同在了。

这样一位可贵的殉道者的死，他在死时的温柔顺服，以及勇敢的得胜，真是值得我们阅读和纪念，正如我们阅读那些教会早期的殉道者故事一样。

另外一位殉道者的名字叫刘朝三，他是在燕山传教者营地看门的人。他的相貌并不引人注目，也没有什么文化。他从前是一个军队的士兵，但是现在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MURRAY先生在1895年把他接纳到教会的时候，刘先生似乎不能清楚地回答关于基督教信仰教义的问题。他说：“我说得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只知道这个-----有一条河，在河的一边是地狱，另一边是天国”。

在1900年6月6日以前的时候，刘先生与妻子从燕山地区逃了出来，他们藏在离城镇有大约五英里的一个河床地区的附近。白天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人分开，等到晚上的时候，他们趁着黑暗在桥下见面。

但是义和团在桥下的那个地方发现并抓住了他们，并准备要杀刘先生，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基督徒。抓住他的时候，他对义和团们说：“等一分钟，等我给你们唱首我们基督徒的赞美诗”。

他们居然同意了他的请求，对他说：“你唱吧”。于是，刘先生用清亮而响亮的声音，唱了

一首著名的赞美诗歌：“他带领我”。接着，刘先生又唱了一首：“我们要向前望”。当他唱到：“荣耀归主名，神赐我们荣耀”的时候，义和团们都大声鼓掌，喊道：“好！好！”

这些掌声，部分地是由于刘先生的勇敢，也部分地是由于义和团对他的嘲笑。他们的称赞声音，就像是中国人在戏院里看戏时的称赞声音一样。

一个义和团成员喊道：“咱们不能杀了他！放他走吧！”

但是其他义和团耻笑这个义和团成员的想法。他们很快用绳子把阿刘先生绑得严严实实，并把他绑到一个炮口上，然后开炮，把他炸死了。这样，刘先生就进入了他所歌唱和颂赞的喜乐之中。直到今天，那些义和团的成员们仍然在传讲着刘先生的勇敢和在死亡面前的大无畏精神。刘先生的死，一定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杨家寨，受洗的第一批基督徒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金贵三。杨家寨位于燕山地区外大约七英里的地方。在那里，金先生参与建立了第一间基督教会。那是一群非常火热、成熟、独立、强壮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热忱地学习圣经，并且热忱地在教会中服事，彼此友爱。

在燕山地区，几乎所有的教会建筑，都是由当地的基督徒捐资建立的。他们的建筑物的修缮、维护等等费用，以及教会的日常费用，除了教会牧师的工资以外，都是由本地的会众提供的，而不需要伦敦传教士团体的协助。

在这些自给自足的燕山众教会中，杨家寨教会是一个优秀的、起领导作用的教会。在杨家

寨教会里，最热忱的基督徒们，很多都是出自金贵三先生的家族中的人。其中，金先生的许多儿子们中的一位，金贵奋，是众人的典范和榜样。他具有一个成熟基督徒的非常宝贵的品格，忍耐，谦卑，信实，是教会里一位极其热忱的工人。

MURRAY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还记得，在礼拜天的早晨，金贵三家庭的所有妇女都非常、非常早地就起来，为礼拜天教会敬拜的活动准备饭食，使所有人可以一起来聚集敬拜。每天晚上，金先生家族的人们以及亲族们，都聚集在一起敬拜主，有的时候，人数会超过三十人”。

我自己还清楚地记得，邵先生第一次去燕山的时候，他们村里的人们围着他，听他讲道。有一天晚上，他们听讲道，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到凌晨两点！

1900年6月18日的时候，义和团的大批队伍来，想要包围杨家寨的教会。很多基督徒都试图逃亡。那时候，金家有很多人，大约有十七个人，想坐车子逃到沿海一带。当他们逃离村子大约15英里的时候，被义和团包围了。他们被抓捕、捆绑了起来。其中一个被抓的妇女是个聋子。于是义和团把她放了。他们说，这个倒霉蛋不可能是相信福音的人。

有一个义和团成员，声称跟金贵三先生的一个儿媳妇是亲戚，请求义和团们饶那个女人不死。但是那位妇女拒绝离开自己的丈夫，苟且偷生。她说：“我们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但是，当她看见自己的三个年幼女儿，以及金贵三先生的另外三个孙子的时候，就说：“饶了这些孩子们吧。我也想要活下来，照顾这些孩子们”。她觉得，自己有必要留下来，否则，

他们这个金姓就要绝户了。

奇怪的是，义和团居然放了这个妇女和那六个孩童，没有杀他们，只是要他们交付了昂贵的赎金。

这位妇女是一个很能干的人，长着甜美的面容，但是性格坚毅。在我的劝说下，她允许我的儿子为她画了一幅肖像，并且，在画中，她的三个女儿们也站在她的身边。我们大家需要迫切地为那六个失去亲人的孩童祷告。他们六个孩子，生活在他们的舅舅的影响之下。他们的舅舅，是一个极力反对基督教的人。那些孩童中最年幼的，是一个四岁的男孩。他常常站在自己继母的膝前，已经完全不记得1900年的灾难。但是，那些其他的稍微年长一些的孩子，一定不会忘记。

当时，金家全家人被抓的时候，他们被带到了一片开阔的空地，准备在那里对他们行刑。当时，义和团的许多队伍都从四面八方蜂拥前来，以至于有数千人围在那里观看。

被抓的金家人里面，有一个年轻人，由于捆绑他的绳子松了，他就悄悄地解脱开，混迹在围观的人群当中。为免引起人的注意，他不敢私自走远，只好一直在围观的人群中，极不情愿地，从头到尾目睹了后面的整个事情。

义和团对那些被抓住的金贵三的全家人大声喊叫说：“跪下”。但是，由于“下跪”被这些基督徒看作是对上帝的敬拜方式，而不应对人下跪，所以，金家人大都拒绝了义和团的命令。

金贵三，全家人的首领，此时已经有将近七十岁了。他请求义和团允许他说几句话。义和团不耐烦地回答说：“快点！”这位老人回头转向自己的家人，眼中噙满了眼泪，对大家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他们都低下头来。老人举起手来，用大声的、清亮的声音，为众人祷告。

义和团的成员们因此而变得非常愤怒。他们叫喊说：“什么！你们还要继续干这些恶事吗？你们真地都是外国人的走狗！”他们残忍地冲上去，砍向老人的脸，而他此时仍然在继续祷告。

于是，这些义和团用沙哑而可怕的声音，喊着说：“杀！杀！”举起刀剑冲上去，杀死了那些所有被捆绑的基督徒。很快，嘈杂的声音就沉静下来。这些基督徒们，脱离了逼迫者的迫害，回到了天父的家中。迫害者再也不能迫害他们了。

我后来访问了那个行刑的场地。那是一片废弃古城的废墟之地。那个古城已经被废弃数百年了，只有一些残缺的墙壁。义和团用这个古城旧址作为营地，也在这里杀害那些被抓捕的基督徒。站在那个地方，我的眼睛似乎被面前的情景而刺痛，我的心极其痛苦。“哦，这一切本应是属于那天父上帝的绿草茵茵之地，本应是属于造物主、神的蔚蓝天空，朗朗乾坤！”

我弯下腰来，靠近那个曾堆积尸骨的深坑。在这里，有很多基督徒的尸骨曾被义和团曝晒，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允许掩埋。在那里，我捡起一只童鞋，那是属于一位儿童基督徒殉道者的。我思想、记念着这位去世的儿童，他被从这个世界中赶走，但是，他已经安息在那位良善牧者的膀臂之中。

第十章

池州区的苦难

池州是华北的另一个很大的教区。很多年以前，JONATHAN LEES牧师首次从天津来到这里访问。当时有严重的饥荒。LEES牧师带来很多赈灾的粮食物资。很多人在那时第一次听见了福音，并信了主，成为基督徒。

很多年前的时候，在池州地区，JAS WILLIAMSON牧师是在中国早期的殉道者之一。他当年在大运河中的船上时，被人杀害。J. S. BARRADALE也是那个地区中，另一位为主殉道的牧师。他当年由于发烧，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在他留下的笔记中，人们后来发现了他的一段祷告的话语。那时，他恳求主接纳他在天津的年幼儿子，让他继承自己的传福音的事业。这个祷告后来真地得到了主的应允。几年前，伦敦传教士团体差派年轻的V. A. Barradale牧师，到中国南方的岛上去传福音。

大约十五年前的时候，晓昌村成为了池州传教地区的一个中心。REES牧师和MCFARLANE牧师都去住在那里。在本书中前面，我介绍义和团的时候，曾经提到REES牧师的记述，讲到有很多人在池州地区曾对基督徒有很多攻击和威胁。当1900年6月的时候，那里的形势变得尤其糟糕。很多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们都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逃命。

当时，1900年6月，那里的整个传教区营地都被毁坏了。有几乎五十间教会都被毁掉。在将近八百名基督徒中，最后只有十几名逃脱了迫害。其他人都被或是屠杀，或是侵夺了全部财产。

屠杀的事情非常残忍，让人在记述的时候心中极其伤痛。虽然我们失去的弟兄姐妹没有像北京和沧州地区那么多，但是，死去的人员数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的死亡统计是：教会成员有49人死亡；工人和助手，72人死亡；孩童，26人死亡。共计147人。

在很多屠杀的事件中，都有非常残忍的行为发生。有的人被刀剑切成了很多碎块。有的人眼睛被挖出来。有的人被砍头。很多时候，义和团都是被基督徒的邻舍们召唤来的。还有一个父亲，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当时，很多义和团成员都在短时间内变得非常残忍凶暴，而当他们心中的怒气和怨气发作以后，就会变得不那么凶暴了。实际上，义和团风暴的兴起，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他们一个报私仇的好机会！许多中国基督徒在生活中会有一些被人嫉妒或怨恨的地方，有的时候，这种嫉妒和怨恨甚至来自于自己的家人。那些人，在平日的时候，就常常嚷嚷着威胁说，要做出对基督徒不利的事情。在义和团风暴之中，当社会上失去了法律和秩序的时候，这些公报私仇的人，就会大肆迫害自己想要迫害的人。我们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被人杀害。他们在没有选择的境地下，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已经进入了那永远而幸福的国度。

张女士是池州地区的KING牧师在十五年前施洗的。当我们搬到池州地区，并负责那里的工作的时候，张女士是一个基督徒小组的成员，他们常常每个主日的时候在一起聚会。有一段时间，张女士在我的家里作我的助手。但是，她的年纪有点太大了，耳朵也不怎么好使，所以给我提供的帮助很是有限。她的儿子们对她很不好，因为他们都不喜欢她的信仰。但是，渐渐地，他们也开始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并开始接受基督徒的信仰。这是张女士持续

祷告和努力的结果。

在义和团的风暴中，有一天下午，残酷的歹徒们抓住了她，把她拉到土地庙里，要求她对那些偶像敬拜，并放弃自己的基督徒信仰。她回答说：“我已经事奉他十五年了，我现在不会离弃他的。我不怕你们任何一个人，我也不怕死亡。我要回到天家、我主那里，因为我主为我的罪死了”。

周先生是一个书贩。他是我到池州地区以后，施洗的第一个基督徒。周先生很有能力，也很有创意，工作的热情很高。他的死，可歌可泣，与早期教会历史中的众圣徒一样值得纪念。1900年夏天的时候，义和团闯进了他们的家，捆绑了他的母亲以及其他的家人，把他们带到当地的庙中，与另外五个捆绑的基督徒们在一起。义和团的首领对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在庙里的那些偶像面前烧香敬拜，就可以饶他们不死。但是，周先生说：“我已经事奉了耶稣基督有七年的时间，他从未离弃过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不能，也不愿意，敬拜任何人”。他开始唱赞美诗，并请其他被捆绑的基督徒们也同他一起歌唱。那些基督徒们于是都一起歌唱赞美上帝的歌曲。于是，义和团们就凶残地杀害了周先生的母亲，并肢解了她。周先生的母亲在死之前已经有八十多岁了。在那个恐怖的场面下，周先生并没有一丝畏缩，而是为那些刽子手们祷告。这些被捆绑的基督徒们，就这样死去了。他们死的时候，口唇中仍然在唱着赞美诗，或是在说着祷告的话语。

李先生是教会的一位执事。他的身材高大，性情温和。灾难将要来临的时候，李先生正在四处奔走，劝告基督徒们躲藏起来。然而李先生自己却被捕了。在义和团们的捆绑之下，李先生仍然意志坚定。义和团们把他捆在村外的一颗树上。从早到晚，义和团们不停地劝说李先生放弃基督徒的信仰，并说，如果他放弃了信仰，义和团们就会饶了他的性命。那时，我在英格兰。李先生托人带消息给我说，他会在生命河的对岸等待着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简直伤心欲绝。最终，李先生被残忍地杀害和肢解了。那位屠杀他的凶手是

去年冬天去世的。那个凶手还常常自夸他的残忍行为，可是他自己死的时候却极其痛苦和凄凉。

尚先生原来是一位道教的教士，但是他后来成为了基督徒。他把自己的道观建筑奉献了出来，供基督徒的教会使用。但是，这在教会团体中间产生了一些争议。我们决定，放弃使用那个道观的旧址建筑，而是把它改成一个学校。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义和团把尚先生抓了起来，把他带到那个道观的旧址。在那里，当年，尚先生曾经作了四十年的道教的职员。实际上，那个道观的建筑，就是当年他自己修建起来的。义和团们在那里凌辱尚先生，嘲笑他，咒骂他，但是，尚先生毫无畏缩。最后，尚先生的头被义和团一刀砍下来，并挂在道观建筑门前的一个柱子上。

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给一个年轻人施洗。他的故事更有奇特的戏剧性。当年，在义和团风暴之中，他的兄长曾被残忍地杀害和肢解。而那时候，做这些暴行的义和团们，就是这位年轻人的父亲自己召唤来的。但是，这位年轻人的兄长在生前曾经常常地劝说自己的弟弟，信基督，去教会。这位年轻人目睹了自己兄长的信仰，坚定，平和，执着，忠贞，甚至以至于死。因此，事情过去以后，这位年轻人决定，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耶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了基督徒。他告诉我说：“我不想让我们家里人在教会中没有代表”。

这样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说也说不完。在有些情况下，有的基督徒否认了自己的信仰。但是，这样的事情和情况非常少，不超过十几件。而且，那些否认信仰的行为和话语，并非是他们真正的想法和意愿，而只是为了暂时避免自己的死亡，而否认与教会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行为和话语似乎是应当受到责备的。但是，当风暴平息以后，事情过去以后，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又仍然来参加我们的教会。只有很少的极个别人，他们离开了信仰活动，不再参加教会。他们害怕将来可能还会有迫害，心灵非常软弱。我们不应当对

这些人定罪，而是，要对他们充满同情和怜悯，并且，深深地盼望他们的信心能够强壮，能够再回到我们中间。

上面的这些故事，还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以上的这些事情，已经足以显明，在那苦难、试探与逼迫的时间，这些基督徒们，对耶稣基督有着何等大的爱心与信靠。

.....
.....

十一章

一些敬虔而奉献的牧者

在本书的前面，我已经介绍了天津的神学院。勇敢的邵牧师，就是曾经在那里接受的培训。在很多年中，那个神学院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生，他们毕业以后成为年轻的牧者，被差派到中国北方的许许多多地区，传播神的福音，建立教会。

他们并不是都有很好的机会，能够接受很多文化课的教育。那时，在中国的北方，高等教育渐渐开始展开，因为这些年轻的牧者们亟需文化上的进深教育。然而他们很多人，已经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忙得不可开交了。

尽管这些牧者们没有完全有机会得到很高深的文化教育，但是，他们都对肩上的神圣重担非常热忱。他们非常看重传福音的职分，以至于，哪怕是死，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职责。在1900年以前，这样的一群学生，常常每个礼拜有两天晚上，在我这里聚会，学习一点英语，而我也能够更多地认识他们。其中有一个可爱的年轻人，名字叫秦少臣。我对他很感兴趣，但是，我不能确定，他是否就是那些勇敢之人中最勇敢的一个。

他被介绍给我们在北京的学校的一个可爱姑娘。当秦先生的学业结束以后，我们为他们二人举办了婚礼。这位新娘子，在婚礼上，比我所见过的绝大多数中国新娘都开心幸福得多！

他们夫妻二人后来被差派到燕山地区的沧州，做传福音的工作和教会的服事工作。在那里，他们做了很多信实而良善的工作。秦先生的父亲是一位书贩，与东北地区的长老教会有很多联系。秦少臣先生从小的时候，就帮着父亲卖那些关于“耶稣教”的神圣书籍。

这对年轻夫妻有一个幸福的家。婚后不久，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但是，秦少臣常常很悲哀。那个时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没有什么其他传教士或是志同道合的人与他在一起，没有人鼓励和帮助他。而且，也似乎没有什么人愿意听他讲的福音。在他生活的周围，有着很多的恶人与恶意，正如同每一个中国城市一样。这使他的年轻心灵非常悲哀。有的时候，当别的基督徒见到他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他的情绪常常那么低落。他就回答说：“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哀伤，悲哀，和罪。幸福真地是一件很难的事。基督被称为‘哀愁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世界中一切的罪”。

当沧州的形势变得很严峻的时候，年轻的秦先生仍然非常热忱地坚守自己的岗位。但是，他的父亲觉得这样留守很不明智，于是极力劝说秦少臣赶快去南方避难。秦先生很不情愿

地与父亲离开了自己的职位，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了大运河边的固城。在这之前，这位年轻人的妻子和孩子已经被送到了太泽营，那里是沧州福音中心在外地的一个站所，有秦先生的一些亲戚在那里居住。

秦先生父子在固城停留了一段时间，用完了身上所带的银钱以后，秦先生决定去当铺典当一些自己的衣服。当他走到当铺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人在那里排队典当各种东西。于是，热忱的秦先生把这个情境当成一个宝贵的机会，开始向众人传讲起福音来。此时，他心中已经忘记了危险的境况，而完全地渴望着，把关乎人的灵魂救恩的消息，告诉给尽可能多的人。听众们都非常稀奇于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其中，有一个人听了秦先生的话语后非常感动，甚至邀请秦先生到自己的家中，并且送给秦先生一些食物和其它生活所需。

秦先生非常遗憾自己不能给这位好心人什么回报，就提出，把自己典当衣服的票据送给那人，但是被他拒绝了。

不久以后，秦先生父子顺利地来到太泽营，并在那里与秦先生的妻子和孩子团聚。在那里，他们发现，义和团已经开始四处搜捕基督徒，于是就藏身在一个附近的砖垛子里面。但是，年轻的秦先生仍然有时在那里唱一些赞美诗，因而，被义和团偶然发现了。义和团抓住了他，把他捆绑起来，然而他的面容始终镇静而祥和。

这位年轻的牧者被带到了教会的地址，被绑在那里的门柱子上。即使在那个时候，秦先生仍然在高声地唱着赞美诗：“全能的上帝，众天使赞美你，也愿人的口唇颂赞你”。听见这些歌词，义和团残忍的心也被震动了，他们非常惊奇、佩服秦先生此时的勇气！

最后，义和团的一个首领对他说：“你不是本地人，所以我们不想杀你。你只要保证不再跟从那些外国人的教条，我们就会放你走！”

年轻的秦先生安静地回答说：“你说让我不跟从那些外国人的教条，这很容易！但是你真实的想法，其实是想让我放弃耶稣，我的主。你没有权利控制我的内心，或者命令我信什么，不信什么。我永远也不会放弃我对耶稣的信仰！”

秦先生的这番勇敢的话语，激怒了那些义和团成员们。他们把这位年轻的牧师拉到了村外。他们问他：“你是一个牧师吗？”他们一边说，一边砍下秦先生的耳朵。他回答：“是的，直到死也是”。当时在旁边围观的人回忆说：“秦先生的面容一直平静安宁，脸上总是有着得胜的微笑，一直到死”。最后，义和团残忍地在他的身上刺了很多刀，直到他死去。

秦先生的妻子也落入了义和团的手中，但是被奇妙的保守。当时，秦先生殉道的消息，以及秦太太落难的消息，传到了天津。BRYSON先生不断地向当地官员发出信息，请求帮助。最终，秦太太被官府派出一队士兵护卫着，送到了中国富户的家里躲藏起来。几经辗转，秦太太最后安全地到达了天津。有一次，我在BRYSON先生的课上，看见了她。秦太太的安全，无疑显明了，秦先生在生前的祷告得到了主的恩顾。

神学院的另外一位学生叫周奉恩。在义和团风暴来临前，周先生刚刚完成他的学业不久。在1900年6月的时候，周先生离开了天津，去到自己在晓昌的家。与他一路同行的，是一位晓昌传教区域的送信员，也是周先生的叔叔。

他们刚刚离开天津城不久以后，遇到了要去衡水的一艘船。衡水是在他们家乡晓昌附近的

一个大城。周先生的叔叔说，从水路送信，会比陆路安全一些。所以，他把装着信的包裹都托付给了周奉恩，请他代为送信。

然而，这却是他们叔侄之间的诀别。当周奉恩所搭乘的船经过涂柳的时候，（那里是大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是义和团的一个总部），一队义和团来到了船上，想要盘查，看看船上是否有任何基督徒。

虽然船长否认船上有基督徒，但是，这些义和团成员们并不甘心。义和团们捆绑了船上的每一位乘客和水手，然后用手里的刀剑在他们的脸上晃来晃去，查看他们的表情是否有一丝害怕，是否额头上有十字架的记号！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有一个胆小的乘客，害怕自己丧命，就背叛了周先生，指认他，告诉义和团说他是基督徒。义和团立刻来仔细搜查周先生的包裹，结果发现了几本基督徒的书籍，以及外国人的信件邮包，于是，把周奉恩拉到岸上去，准备行刑。这位年轻而勇敢的牧师，勇敢而没有畏缩地面对了死亡，把自己的信靠之心，完全地放在了主的身上。周先生慷慨就义的地方，就是在一座庙前。在那里，已经有很多基督徒殉难了。

伦敦传教士团体所培养出的一位牧师，是一个姓曹的年轻人。曹先生是第一批为信仰而献出了生命的人。

在义和团风暴之前，曹先生被派往一个叫作宫村的村子。那里离北京城有四十里地。

当义和团快要来侵犯这个村子的时候，许多基督徒，以及非基督徒的朋友们，都劝说曹先生，趁还有时间的时候，赶快离开。

但是，曹先生勇敢地回答说：“不，我不能离开自己的教会。我被派遣到这里，负责事奉主的工作。因此，我的职责就是留在这里。如果我离开，我一定会内心不安。如果神允许，他能够在这里保守我的生命；即或不然，我也愿意为了我的职责而死！”

这些同样类似的话，在几千年前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希伯来人在巴比伦也曾经同样说过——正如圣经中所记载的。当面临死亡的时候，神的百姓同样地信靠在主的里面，把自己的心完全地寄托在神的身上。

义和团从宫村不远处的河边渡过河了。他们在途中遇到了刘先生。刘先生也是这里的教会成员。他们认出了刘先生是一个基督徒，于是用刀剑刺伤了他，然后把他绑在河边的一棵树上。他们继续向曹先生的教会方向行进，抓捕了曹先生，然后用绳子捆绑了他。他们把曹先生的拇指和脚趾捆在一起。在河边，他们用残忍的方式杀害了曹先生和刘先生，把他们的遗骨扔到河里。

这一队义和团又去宫村教会的地址，劫掠了建筑物里的家具等物，破坏了教堂，然后离开了。

后来，有一位基督徒，对北京的SIMTH先生回忆说，“我一直求曹先生赶快跟我一起离开，但是他坚决地拒绝了，说他的职责就是留下来。对我自己来说，我不配殉道者的身份，我只是一个软弱的信徒，所以我早早地逃跑了”。

当然，我们不必担心中国教会的未来。主从那里呼召出许多他自己的百姓，正如那些勇敢的年轻牧者们一样。他们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畏惧死亡，为了服事主，宁愿把自己的生命全然摆上。

.....

十二章

急难之中-----一位中国传道人的故事

张君淼先生自从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他的父亲是三十多年前在池州地区第一批受洗的基督徒之一。君淼自从孩童的时候就已经受洗，长大以后毕业于天津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在天津医院的MACKENZIE医生那里作助手，帮助对病人的护理工作。

MACKENZIE医生在自己的回忆录写道，君淼的到来，是主对他祷告的回应。很长时间之内，MACKENZIE医生都一直在祷告主，祈求主，给他差派来一个能干的助手，帮助护理病人。医生写道：“自从君淼加入他们的医院以后，君淼就投入到了向住院病人传福音的工作中。虽然君淼的正式工作是护理病人的身体与疾病，但是，只要他一有空闲时间，就从事一个基督徒的传福音的份内工作。这显明了，伟大的神在君淼自己灵魂中的工作。我感谢主，使医院这里成为了馨香的祷告之地。”

君淼常常用很多生动的比喻来讲解福音的道理。有一次，在神学院的课上，大家学习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一段圣经的文字。我在课上问大家，为什么很少有人对关乎灵魂的事情饥渴呢？君淼举手回答说：“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就算是看见最好的晚餐，也不会有食欲。首先要把他的病治好，他才会有食欲，才会感到饥渴。属灵的事情也是同样。人灵魂里都得了病，就是罪。只有先医好了这个病，人才会对属天的事情感到饥渴。”

还有一次，君淼等人读到圣经中的一个故事——耶稣来到渔船边，彼得等人在收拾、洗渔网。君淼说：“我们必须效仿这里的彼得。他和其他门徒徒劳地忙碌了一个晚上，没有收获。而这里，他们在早上的时候洗渔网。我们也应当这样，要常常清洗我们的渔网。我们的工作没有非常成功吗？也许是由于我们与主的交通不那么亲密了。我们必须勤快地清洗渔网，这样才能像渔夫一样，在福音的工作中收获丰富”。

当自己的父亲去世以后，君淼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并在那里为福音工作的事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一位杰出的布道者，并有着良好的医学知识。六年前，他被选为教区的牧者。在义和团的风暴中，他损失了很多。后来，由于他对于基督徒们和传教士团体的服事，清朝的皇上把一个官衔赐予了他。

尽管在义和团的风暴中，张君淼先生经历了极大的磨难，但是，幸运的是，他没有在殉道者的名单之中。下面的记述，就是张君淼先生后来自己对REES牧师所作的陈述：——

我是一位布道者，并是REES牧师的助手。在1899年之前的很多年中，中国北方的教会扩展得非常迅速，蓬勃发展着。突然，在1899年的春季，有一些人起来，标榜自己为“义和团”。

在距离晓昌二里地的一个集市上，我们曾经遇到了这些人。他们与我们作对。这些人非常暴力。当时，为了避免纷争和困扰，我们静静地退后回避了。但是，逐渐地，也是确定地，这种反对基督教的暴虐之气在蔓延着。在池州地区的六个县的境内，都发生了普遍的迫害基督徒的事件。在那一年秋季，义和团的训练营地到处都是。我们有超过四百个基督徒，他们的财产受到了侵害。但是，当时，还没有发生杀害人命的事件。REES牧师和MEECH牧师联系了官府的都督，于是政府派来了士兵，保护教区的建筑与财产，保护了各地的基督徒们，清理了许多地方的混乱情况。并且，在REES牧师和当地官员的协调下，基督徒们的财产损失也得到了赔偿。

以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有一个短暂的和平与安宁时期。但是，突然地，在没有征兆和预警的情况下，义和团暴民运动在1900年春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他们发展出了攻击教会的强大武装力量。在1900年6月中旬，先是有两个法国传教士在二十里外的一个城里被杀害了。危险的情境，使得晓昌的十二位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都离开了那里，去到临近的山东省境内。

他们离开晓昌的那一天，我的家人听说了法国传教士被杀害的消息以后，送来一辆马车，要把我接回家。我感谢主，因为这辆马车可以使我能够护送传教士们去到山东省的安全地带。我有一个儿子，十二岁大，此时在六里地外的一个村子里躲藏。就在那一天，我看见了那个村子里冒起了黑烟，是那个村子中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房屋被义和团焚烧了。我非常担心那家基督徒，也非常担心我的儿子。那时候，到处都有数百的义和团成员们。他们充斥了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市镇。那时，就在我们的车队要启程的时候，我的儿子来到了。

在我们去山东省的路途上，得到了神的奇妙保守。我们三辆马车的队伍一起前行，并有二十多名基督徒们带着武装，步行护卫着。而我们的一路上，都非常安全，并没有遇到任何义和团，或是受到任何人的骚扰。进入山东省以后，这个队伍得到了袁世凯的部队保护。

而我则带着自己的马车，与我的亲爱同工，包奉国，一起离开了。我们一路躲藏着义和团，三天之后，到达了包奉国的家。

在那里，虽然是在山东省境内，仍然常常有义和团训练的营地。在那种情境下，我觉得不便住在包奉国家里，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告辞了。我的儿子当时正得了拉肚子的病。我们离开的第一天的路上，就遇到了极大的一群义和团，他们带着武装，戒备森严。他们盘问我，要去哪里。我大胆地回答说：“我带孩子出去游玩”。

第二天，我们在路上仍然常常碰到一大群、一大群的义和团。而我则使自己尽量镇定，驾着自己的马车继续前行。到第五天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我们池州教区的一个分站，“大月村”。在这里，基督徒们都自我武装了起来，时刻准备着抵御义和团的进攻。他们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当天晚上，我对他们布道，大家都非常喜乐而安慰。我们在一起，用很长很长的时间，迫切祷告。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愿不认主耶稣。后来，其中有一人，荣耀地殉道了。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前行。在路上，我们遭遇到了更多的义和团人群。这些义和团成员们相信，凡是基督徒，他们的额头上都会显现出十字架的记号。所以我们就摘下帽子，让他们能看见我们光光的额头。他们问我们说：“你们要去哪？”我回答说：“我是个老师，我孩子是个学生，我们放假回家呆几天”。那时候，正是所有学校放假的日子。

走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距离我们的福音中心，晓昌，已经只有五里的距离了。我们来到一个曾经是教会的地方。但是，那里已经被义和团焚毁。我们继续前行，去到另外一个教会那里去。但是，那个教会的建筑以及附近的基督徒家庭的房屋也都被烧毁了。在那个被焚毁的教会地址的屋后，我看见了四个被杀基督徒的血衣。

我们继续前行，走到下午三点的时候，已经距离池州只有一里地。我们在田间休息下来。我觉得浑身又病又累。一位老妇人在那里。我请她卖给我们一个西瓜。她回答说：“我一个西瓜也不剩了。都被路过的义和团给偷走了”。她还告诉我们说，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三位基督徒被义和团杀害。我们发现在池州城里，仍然有很多义和团，于是，我们掉头向北走，想要避开他们。

那天夜里，大概是半夜的时候，我走近了我自己的村庄。我放下马车和骡子，把儿子放在野地里，让他在那里睡觉。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去寻找我的家。我听见有枪声阵阵，也有守更人的敲梆子的声音，因此不敢进入我自己的村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悲伤和哀鸣。我的妻子和其他的孩子们怎么样了？那一年，我的家已经被毁了两次了。

义和团们到处都在搜捕我。但是，我从一位友善的邻居那里打听到，我的妻子就隐藏在一里地外的一处地方。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马车和骡子，但是，那真是小事一桩。重要的是，生命仍然没有失去。

第二天晚上，我去寻找我的妻子。她躲藏在我们的一个叔叔家里面。当大家看到我和儿子的出现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惊讶并担心害怕。这时候我才知道，官府已经悬赏要捉拿我。任何窝藏我的人，也将要受到严厉惩罚。因此，我和大家都对此非常担心。两天以后，义和团来到我们藏身的村庄，并搜查了所有嫌疑人的家庭。整个村子都被义和团包围，但是，奇妙的是，我仍然没有被发现。我藏在两个很小的外房之间的墙垛子中间。墙垛子有六尺高，三尺宽。天亮以前，我带着长子继续逃亡，因为那个村子实在太危险了。一个邻近村庄的人隐藏了我们，但是我们在那里，不敢咳嗽一声，也不敢说一句话。那时候，天气炎热无比。然而，不管怎样，我的信心和对主的信靠从未有一丝动摇。

当天夜里，义和团几乎来抓住了我们。于是我们只好继续逃亡。我对主说：“若主要我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服事，请指明我现在当行的路”。

那时，我听说，昨晚收留我们的那家人的房屋被义和团烧着了。我们若非早走了几个小时，就已经没有性命了。

于是，我和儿子推着一个别人借给我们的三轮车，继续前行。在一堵墙上，我看见了通缉我的告示。我们往邻近的县城走，在那里也看见了同样的告示。我们听说，一个道教的教士，由于被义和团发现拥有来自外国的药物，而被义和团砍断了双手。此前，义和团轻信了一个愚蠢的谣言，说我贿赂了这名道教教士，让他去给井水里下毒。

此时，我开始有点灰心丧气。四面都是敌人围绕着我们。这样情形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将要怎样结束呢？然而，我此时仍然有力量对主祷告说：“惟愿你的旨意成就。无论是生是死，愿我荣耀你的名”。我的灵里，又重新有了平安。我不再看重地上的万事，而只盼望那永恒中的美好之事，只盼望见主的面。

我告诉自己的儿子，现在的情况极其危险。我问他的感觉如何。儿子的回答是迅速的，也是令人安慰的：“我和你一样，也已经准备好了，为耶稣而死。在我的灵魂里，也能感到那真正的平安”。这就是他的回答。

在这个地区，我认识一个人，我从前曾经给他治过病。我去请求他帮助。他在自己家的墙

外搭起一个泥墙，中间留了一个小孔，可以递送食物。他把我和儿子藏在墙中间。然后用小孔给我们送饭。那个空间非常狭窄局促。在一年中最热的季节里，而且又是常常下雨的天气中，我和儿子就那样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躲藏了整整二十天。在二十天之中，我们从未离开过那个小空间一步。没有什么语言和词汇，能够表达我和儿子在其中所经受的痛苦煎熬和恐怖情境。

到第二十一天的早晨，义和团来到了这里。我的朋友让他们进屋来搜查，但是他们无法找到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从未如此迫切地祷告。杀手们就与我们相聚几尺之遥。

那段时间里，我听说了我妻子藏身之处被义和团劫掠和焚烧了，而我的妻子逃到了附近的一个沼泽池塘的地方。在那里，我的幼子死于饥饿。我的第二个儿子由一家人照顾着，被藏在那家人的砖垛子中间。在那里，他被隐藏了两个月。当他从那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黑人一样！我的岳母，叔叔们，表亲们，妻姐们，都被劫掠，并被重重地罚款。

自从那天义和团来搜查我和儿子的藏身之所后，我的保护人也开始非常胆战心惊。于是，我和儿子只好再次踏上逃亡的路程，一路担惊受怕地向西逃去。我们不敢走大路，只好穿过野地和高粱地，有时要走过深深的沼泽泥地。我们的脚上都长了泡。我们常常饿昏。到最后，我亲爱的儿子再也走不动了。

在一片玉米地里，我们祷告祈求主的帮助和供应。第二天早上，我们遇到了两辆路过、向西行的马车。我恳求第一辆马车载上我的儿子，但是，那个驾车的人坚决地拒绝了。但是，奇怪的是，第二辆马车主动提出，可以载上我们父子二人。此时，我再次知道，神又垂听了我的祷告。而且，我们发现，这个驾车的人，居然是一个旧知。我从前曾经给他治过病。

经过几个小时的快速奔驰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市镇，住进了一间旅店。很快我们发现，在马路对面的一间茶铺里面，有一老一少两个人，盯着我们看。他们是我们认识的两位朋友，也是逃避义和团的基督徒！

我们继续前行，来到接近西山的一个城市，此时离山西省的边境已经不远了。我们想在这里找些工作做，但是，由于干旱，在这一片地区，并不缺少劳力。我们四个人的钱，加在一起，也只有很少一点钱。我们用这些钱，当作本钱，想做一点小生意，卖一些馅饼。但是，我们四个人都不会做生意，我们的工作也没有带来什么利润。在开始亏本以后，我们四个人的合作也解体了。然后，我贩卖一些蒜和醋，勉强能够使我和儿子维生。

后来，我给儿子找到一个职位，帮助烤饼的人卖饼。我自己帮助经过城里的人喂马。在我们住的客栈里，有一些经过的马兵，我每天帮助他们喂马，把马领到井边去喝井水。我和儿子只能勉强维生，仍然常常肚子饥饿。

后来我的儿子找到一个工作，是帮助卖猪肉的人记账。那个猪肉贩子对我儿子态度很好。在那里，儿子每天能吃上三顿饭，很快就胖起来了。

但是，那个猪肉贩子的老婆是一个虔诚的信佛的人。她自己常常去庙里拜佛。有一天，她让我儿子去庙里替她拜佛——在中国，信佛的人常常这样找人替自己去庙里拜佛。但是，我儿子拒绝了，这使他丢了工作。

她问我儿子：“你是基督徒吗？”我儿子回答说：“是的，自从小时候”。

我儿子回到我这里来，哭得很悲惨。我一开始不知道原因，就责备他慵懒。但是，当他告诉我丢工作的原因以后，我为他感到骄傲，并且感谢神，使我有这样一个宝贵的儿子。

于是，儿子又重新回到烤饼的人那里帮助卖饼。可是，由于儿子不是很会做生意，有很多人在他那里偷饼，或是欺骗他。我就只好让他去野地里拾草，或是捡柴，然后卖这些柴草。我自己不得不卖一些自己的衣服，因为我们的钱已经用光了。此时，我们已经在这里勉强生活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有一队士兵从北方进入我们这个城市，报告说，北京已经被外国人占领了。

那时候，每天白天，我会很高兴，有时候会微笑出来；到晚上，则会常常哭泣，彻夜祷告。

我相信，风暴现在已经开始过去，于是我们决定启程，走向回家的路。我们拿上做饭的锅碗瓢盆，买了四袋米，开始启程。在路上，我们拾草捡柴，在野地里生活做饭。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卖一些餐具，好买食物。到最后，有时我们不得不乞讨，或是捡路边的野果子吃。终于，我们来到了一个市镇，离家乡只有八里地了。不过，那是一个赶集的日子，我们害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找了一个客栈，大胆地购买了饭食——我们用剩下的锅碗瓢盆，付了饭费。

我用一件脏衣服卷起来，包在头上，裹住长辫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秃子常做的那样。然后，我们穿过人群，尽量表现得喜气洋洋的样子，就这样，我们穿过市镇，从东门走出城了，没有被任何人发现有什么异样。在这里，我们与之前的两位同伴相遇。在城外的一片

小树林里，我们跪下来，彼此勉励和祷告，感谢主在这危难的岁月里，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奇妙之事。于是，我们彼此告别，我和儿子则继续走向那曾经是我们幸福的家乡。

很快，我们就到了一个从前老朋友的家，但是他谢绝了我们，不让我们进他的家门。于是，我们只好夜里继续前行，拖着疲惫的脚步，一直走到天亮，才能在田间休息。到黄昏的时候，我们继续前行。快到晚上十点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朋友的家。这位朋友非常好地把我们领进了家门，并且主动提出，帮我们打听我妻子和其他孩子们的下落。很快，他就找来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我们彼此述说所经历的危难和困苦，讲述主对我们的恩典，就这样，我们说了好几个小时！那时候，我们的喜乐和幸福，没有语言能够表达。此时，我才知道，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在沼泽地的灌木丛里隐藏了六天六夜，没有任何食物，我的幼子就是这样饿死了。雨季来临的时候，她们在那里的藏身之处，非常难受，直到后来，有一个不信主的人，给她们送来食物，以及干的衣服。她们在那里一直躲藏了好几个礼拜。

我和妻子以及孩子们就这样重聚了。我们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喜乐地哭泣，在我们又喜又悲的心里，感谢赞美主。我向朋友借了一些钱，留给妻子儿女们，我自己则启程向天津走去。在天津城外，有一些外国士兵在守卫。其中有一个人用刺刀指向我的脑袋，但是我的磕磕巴巴的一点点英语单词救了我，就这样，我安全地来到传教士营地。

.....

十三章 一位朝廷旗人的故事

余先生，是伦敦传教士团体在北京成立的教会的一位成员。他是一位满族旗人，每个月都在官府那里领取俸银和大米。有的时候，他会轮值，在紫禁城里作侍卫的工作。他的很大一部分俸银，都与在政府里的军事服务有关。

一天早上，就是在义和团风暴兴起、把北京城和天津城搅扰得血雨腥风的那段时间，余先生去官府里照常领取他的每月俸银。在回家的路上，他把那些俸银藏在衣服内层里面，怕被人抢夺。

义和团们声称，他们能够有特异功能，可以辨别出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他们说，只要仔细观看一个人的前额，如果那个人是基督徒的话，那么，在他的前额上，就会显现出一个十字架来。通常，义和团们都会接到很多老百姓的告密，告发某个人是基督徒。所以，义和团的这些“特异功能”，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只不过是用这种唬人的形式，欺骗众人，做做样子罢了。很多“耶稣教”的人，就这样被这些义和团们抓去，定罪，处死。但是，在中国有一些可怜的基督徒们，他们刚刚从原来的奇异迷信文化中解脱出来，现在又面临这样的威胁。他们也开始疑惑，这些义和团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特别本事，能够把北京城的基督徒们，都抓捕出来。经常地，在北京街头，我们会看见一些中国基督徒们，他们刻意地拉低自己的帽檐，遮盖自己的前额，生怕让那些义和团们看见。

余先生领完俸银以后，走在北京城的街道上，往回家的路上走去。在1900年6月骄阳似火的天气下，走在北京城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刚从官府里出来。当他快要走到家的时候，余先生的心情开始轻松起来，盼望危险赶快过去。

但是，突然，从院墙后面的隐身之处，出来一支义和团的队伍，截住了余先生，把他捆绑起来。他们知道，余先生是一个旗人，于是想从他身上搜出一些银钱。但是，他们的搜查一无所获。他们并没有从余先生的身上发现他藏在衣服内层的俸银。余先生的心里，非常感谢主，垂听了他的祷告——他的那些俸银，是余先生一家老小在这个月中生活的倚靠。余先生的心情非常喜悦，甚至没有在意，这些义和团们要把余先生拖到义和团的祭坛那里去审问。

在被押送往义和团指挥部的路上，余先生突然决定，向义和团恳求，饶了自己的性命——尽管，看起来这样的恳求似乎必定是徒劳的。他大声喊着说：“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无辜市民，是太后陛下和朝廷的臣子，你们凭什么要杀了我？”

余先生事后回忆到，当时，一定是主给了他智慧，使他说出这些话来。结果，义和团被余先生说的话震慑住了，就把余先生给放了。这在1900年的6月，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但是显然，义和团听了余先生说的那番话。

余先生飞速跑回家，与妻子重聚。他的妻子此时还没有信主，所以相对来说，还比较安全。余先生和太太在一起商量，此时应当怎么办。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在这个危险的时候，最好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躲到紫禁城里去，到皇宫里去一直当侍卫。尽管，这样一来，长时间逃离开家，可能更容易被义和团怀疑和发现。

所以，当天，余先生就立刻进了紫禁城，在里面一直当侍卫，直到后来外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尽管，通常来说，那时的规矩是，每一个满族侍卫只在紫禁城里轮值，做几天侍卫工作，就回家休息几天。在紫禁城里，有一个级别不高的侍卫官，一直跟余先生的关系很好。他们两人常常在一起做事情，在一起休息，一起睡觉，一起娱乐。直到有一天晚上，

余先生睡觉的时候，那个人偷了余先生藏在身上的一些钱。第二天，余先生发现了这件事情，质问那个人，并要报告上级。这惹怒了那个贪财的小人。他恼羞成怒地对余先生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吗？我已经发现你的秘密了。你就是一个基督徒！”

余先生迟疑了一下。他心里知道，如果这个人去告发他，那么，他就没命了。但是，余先生决定，此时最好的对策，就是坚定不移、绝不退缩，绝不能显现出有任何害怕的表情。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对那个人说：“我是不是基督徒，跟眼下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明天，咱们就去见长官，栾大人，我要向他报告我丢钱的事情。”

听了余先生的话，那个人赶快道歉示好，以后再也没有来骚扰他了。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义和团的血雨腥风中，由于朝廷卫队的侍卫们经常被北京城里的一些流弹击中而丧命，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对此非常恼怒。慈禧得出结论，她认为是在侍卫队中，潜藏着一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一定是在用一些什么看不见的妖术，对皇城搞破坏。所以，慈禧决定，立刻在皇城侍卫中展开严密地调查，清除潜在的基督徒侍卫和叛徒。

于是，皇宫中召来一些特殊的义和团高级人士，作为助手，来辨别皇宫侍卫队伍中是否有基督徒。官府相信，不管那些基督徒隐藏得多么隐蔽、不易被人发觉，这些义和团人士们都能够通过特异功能，把那些基督徒们发掘出来。

首先，侍卫队伍的首领，栾大人把总共四百名侍卫们召集起来。栾大人把侍卫们集合的地方包围起来，以防任何人想要逃窜。接着，对这些侍卫们进行彻底的搜查和盘问，看看其中是否有基督徒。那些召来的义和团高级人士们，是身手矫健的高手，他们攀上屋顶和墙

顶上，看看有没有人藏在不易见到的角落里。但是，尽管他们费尽心力地搜索，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基督徒。

余先生此时站在侍卫队伍中，与其他人一道，接受义和团的查看。义和团高手们仔细地查看每一个人的额头，看看有谁的额头上有十字架显现。但是，余先生的额头上并没有什么十字架显现出来，义和团也没有察觉，余先生就是一位基督徒。

此时，栾大人感到很气馁。他本来想在侍卫中发现出一个基督徒来，好让慈禧太后放心和高兴。但是，到目前为止，栾大人仍然一无所获。第二天，在侍卫队伍中，一个胆小颤惊的侍卫，在被义和团盘查的过程中被抓出来了。这名侍卫一边大哭，一边喊着说，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基督徒，而只是一个好臣民。栾大人立刻吩咐，把他押下去，让他到义和团的祭坛那里接受检验。义和团的检验方法之一是，让人在义和团的祭坛上烧香。如果，点燃的香是朝向庙里的偶像的方向飘过去的，那么，义和团就认为，这说明了烧香的人不是基督徒。反之，如果点燃的香是朝向烧香之人的方向飘的，即，是朝着与庙里的偶像方向相反的方向飘的，那么，就说明，烧香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徒。那个被抓出来、被栾大人吩咐押送去接受义和团祭坛检验的人，烧香测试的结果是，他并不是一个什么基督徒。

当栾大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反而更加恼怒。他立刻吩咐，让人押送那个倒霉鬼，去到城里其他各处的义和团祭坛接受检验，结果，烧香“检验”的结果是，那个家伙是一个“基督徒”。最后，那个胆战心惊的人就这样被砍头了。

于是，栾大人心怀满意地去禀告慈禧太后，侍卫队伍中的坏蛋被揪出来消灭了。听到这个消息，慈禧太后焦虑的心情才稍微有所缓解。

后来，当外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余先生成功地逃离了皇宫，来到伦敦传教士团体的居所。现在，他是东城教会的一位非常热忱的成员。他的太太也成为了基督徒。她和余先生的孩子们也都受洗了。

.....

十四章

风暴之后

联军进入北京以后，城里的混乱开始平息，和平与安宁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这时，在英国的很多基督徒们，会认为，经过了如此动荡和可怕的事情以后，经过了如此沉重的义和团运动的打击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兴旺的状态了。但是，他们忘记了，基督徒殉道者的血，正是教会的种子。这一点，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在欧洲，或是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都是如此。今日，在中国也是如此。

在北京，当混乱与战事过去以后，老百姓很快就发现，正是那些传教士们，是他们真正的朋友。SMITH小姐（现在是BIGGIN太太）在北京做了大量的工作，保护百姓，使他们避免受到士兵们的骚扰。她主持了许多基督徒们的工作，也促使了商业区的正常运行。很多百姓从中得到了饮食和生活所需的物品。中国的官员们和百姓们，都很稀奇于这位基督徒小姐的井井有条的组织和管理能力。作为一个很大的荣誉和嘉奖的方式，有八十四个民间商铺，联合起来，制作了一个很大的“万民伞”（这常常是老百姓们联合起来送给官府礼物，表

示感谢），送给她。在那个万民伞上，用金子刻下了每一个捐赠者的名字。还有很多其他的百姓，也都送来许多感谢的礼物。

在天津，虽然有两个建筑非常精美的伦敦传教士团体的教会被彻底焚毁了，但是，BRYSON 牧师又开始率领大家，在新的临时场所，继续进行教会的聚会和敬拜活动。在那里，赞美上帝的歌声仍然传扬着。

中国人常常被外国人看作是一个不怎么知道感恩的民族。但是，如果有人认识这些中国基督徒，那么，他们的看法一定会有深刻的改变。那些中国基督徒在历经了磨难和痛苦的逼迫之后，决定制作一个感谢的牌匾，赠送给COUSINS先生，以表彰他在危难时刻，对中国基督徒的极大保护。这些中国基督徒的领导和牧者觉得，现在，在患难之后，很多基督徒们都非常贫困，应该把制作牌匾的钱节省下来。但是，教会的执事，王先生（他是一位非常热心帮助穷人的人，正如圣经里的巴拿巴一样）说：“牧师啊，我们中间总是会有穷人，但是，现在是一个极特别的情况。我们必须对我们在危难中的朋友表达深刻的感谢——这就是我们的真拿达香膏啊！”

那个美丽的牌匾，被挂在了COUSINS先生家的门口上，上面刻着四个中文大字：“信徒保障”。在他的家里面，也有着很多类似的牌匾和卷轴。当时，基督徒们去赠送牌匾的时候，排成长长的队伍，走在北京的街道上，一起喜乐地唱诵着赞美的诗歌，比如“我们一直向前行”，或是“他带领我”。这些赞美诗，正是前一段时间，许多殉道者在临死前所唱的赞美诗歌。

当他们到达COUSINS先生的住地的时候，COUSINS先生用中国人的礼仪接待了他们，并邀请他们聚集在院子里一个临时搭起的帐棚中。这些中国基督徒的领导和牧者们发表了讲话。刘峰康先生，是一位口才流利的演讲者。他说到，COUSINS先生在最危难的时候，照顾和收

留了他们；那时候，即使是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和亲戚，也不愿收留他们，不愿让他们进家门。他说，COUSINS先生所做的，甚至超过一位父母对儿女所作的事情。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COUSINS先生的友善，并且，他相信，即使到天上与主同聚的时候，COUSINS先生所作的，也应当称赞，并得到主的荣耀。这一切事情，正是由于主耶稣基督的原因。

在距离天津十里地的董家庄地区，那里的一位领袖，三十个村子的首领，被义和团残忍地杀害了。在那里，许多基督徒的财产，也都被破坏。后来，那里的基督徒们自己重新建立其一间教会，其中，有一个教室，一个讲道的房间，还有一个牧者居住的房间。这些，都是他们完全自发地，自费建成的。崔先生是那里的牧者，在那里带领着那些热忱的基督徒。有一天，我和那位去世的领袖的太太一起，到那间教会所在地观看。我发现，尽管教会的建筑是崭新的，但是，在那间教会建筑附近，他们基督徒的家庭的房屋却还根本没有修缮，仍然是大片废墟和残缺的墙垣。那位太太回答我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资源，能够同时修建教会建筑，并修缮我们自己家庭的房屋。所以，我们决定，先把教会的建筑盖好再说”。

在沧州，1901年的时候，当MURRAY牧师和PEILL医生回到旧地的时候，沧州的基督徒以及百姓们热烈地欢迎了他们。特别是，当年保护他们、帮助他们逃走的当地官员，梅将军和刘知庭大人，热切地欢迎了他们。

这些官员们非常惊讶、高兴地知道，MURRAY牧师和PEILL医生奇妙而成功顺利逃命。梅将军说：“如果要不是你们的耶稣，你们真是不可能逃命了。不要灰心气馁。你们一定会兴旺的。愿你们的耶稣与你们同在！”

此时，这些传教士们也才知道，当初，刘知庭大人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挽救了他们的。

当初，在他们逃离沧州的那一天，刘知庭大人亲自借给他们五头骡子，拉着他们的车。当他们离开以后，刘知庭大人被义和团抓了起来，押去审问。那些义和团的首领，坐在高位上审问他，就像皇帝一样。而刘知庭大人，虽然官衔很高，但是，却被强迫跪下来，向义和团解释为什么要帮助那些“外国鬼子”逃跑。刘先生问他们，是否有任何人能够说出，这些外国人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任何的伤害。刘先生对他们说：“那些外国传教士们所作的每件事情，都是对沧州城有利的事情。所有人都尊敬他们”。

最后，经过很长时间以后，他们逼着刘先生交了很多罚款后，才把他释放。释放以后，刘大人连夜逃向远方。在路上，要不是刘大人的卫兵的勇敢护卫，刘大人几乎被路上的义和团暴徒杀死。刘大人逃向南面的方向，在那里躲避，直到梅将军率领的官府部队打败了义和团的队伍。有三千义和团成员在战斗中被打死。义和团的进攻被阻截。这避免了大批义和团队伍进入山东省。

现在，当风暴过去以后，沧州城地区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对传教士们非常友善。到1903年的时候，在沧州已经建立起了崭新的医院。近处远处的很多官员和民众都来这里参观。

MURRAY牧师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在义和团风暴期间发生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迫害事件，令我惊奇的是，虽然当风暴过去以后，中国基督徒可以有很多机会，对那些在风暴中行杀害之事的暴徒，采取激烈的报复行动；但是，我们没有听闻过哪怕一次报复的事例。没有任何中国基督徒，作出任何暴力的事情，来找那些凶手算账。对于这一点，梅将军自己可以作出一个强烈的见证。他说，中国基督徒的坚忍与善良，将会在今后的很多年中，收获许多果实。”

PEILL医生告诉我，他曾遇到过一个中国老人，这位老人是一个基督徒，在义和团风暴中曾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遭受到极大的迫害与磨难。尽管这位老基督徒其实对于基督教的信仰，还并不是完全地特别清楚了解，但是，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最喜欢基督教的什么内容，可是，我知道，基督教是一个能够使你面对迫害与冤枉的信仰。耶稣自己忍受的苦难与迫害，要远远超过我们所受的苦难与迫害，而且，他教导他的门徒，也要跟随他的脚步”。

自从1900年以来，有很多在那年殉道的人们的亲戚，本来是不信主的，自1900年以后都开始渐渐地来到教会，想要明白这个“耶稣教”到底是信仰什么的。在所有的地方，有许多新的教会建立起来，也有很多热切地问问题的人，于是——在教会里，急需牧者和教师们——因为在义和团风暴中，教会中的许许多多牧者和教师们都在1900年殉道了。

有上百、上百的人们，急切地等待着受洗，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牧者，来给他们施洗，也没有足够的教师，来教导他们圣经。

来自池州地区的消息，也是同样。在那里，有三百个村庄中都有中国基督徒。有上千的人，等着想要受洗，但是，却缺少足够的牧者和教师。

没有什么，比我最近的一次经历，更让我感动和心碎。我和MURRAY牧师，以及我的儿子，一起去访问杨家寨的教会。在那里，有一位年老的牧者，姓王。他们是他们一家八口中仅存的一个人。其他人都在义和团风暴中被义和团杀死，为主殉道了。他们一家的男女老少，都曾经是非常热忱地学习圣经的学生。以前，每当传教士来到他们村子的时候，他们总是和村里的其他基督徒们一起，围着来客们说：“你们好不容易又来了，千万别休息。我们有那么多事情想要向你们询问”。

在义和团风暴期间，当王先生的家人们准备逃到远方的时候，他们被义和团堵截、抓住。在义和团的刀剑之下，他们都作出勇敢的见证，并被义和团残忍地杀害了。其中，包括王先生的老母亲，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妇人。

后来，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有一个从前的义和团的成员，讥诮地问王先生说：“你们到底有什么证据，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是真的？为什么，你们的耶稣不救你的家人，却使他们被义和团杀死呢！”

这位王先生平静地反问说：“证据？你是问证据吗？你看，证据不就在你眼前吗？你们杀害了我的所有亲人，毁灭了我的骨肉，但是，我却没有向你寻仇。难道你还需要别的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的信仰是来自上帝的吗？”

有一位村长也是对MURRAY先生说同样类似的话。他对MURRAY牧师说：“我看你们的信仰一定是来自上帝的，是来自天上的。否则，经过了1900年那么可怕、惨绝人寰的事情以后，你们这些外国人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这里来传福音？我看，与其说是上帝的能力使中国的教会仍然存在，不如说，是他的爱，使你们仍然愿意给人传福音，挽救人的灵魂——尤其是，在你们经过了那所有的苦难以后！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爱。”

当我们离开那里之前，教会里的会众们为送别我们，唱着这样的诗歌：“我们同受苦难和痛苦，我们天各一方，但是，我们要在天上相聚，永远也不分离……”

这歌声，在我的耳中从未如此甜美，因为唱歌的人们，自己就曾经亲身经历过那些苦难和

痛苦。

MURRAY牧师的温柔，也非常令我感动。他对基督徒们耐心的鼓励和安慰，使他们从伤痛的心情中走出来。他告诉他们，那些为耶稣而去世的弟兄姐妹们，是何等地荣耀。MURRAY告诉我，当他在灾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曾看见一位老基督徒，伏在桌子上痛痛地哭泣。这位老基督徒的老母亲，和所有的儿子们，都被义和团像对待罪犯一样，残忍地杀害了。那被杀时的惨景，令这位老基督徒恐怖而羞耻。现在，这位老基督徒逐渐认识到，在那悲惨的日子里，有这么多基督徒殉道者的见证，他们为了主而死，这是何等大的荣誉和荣耀。

这正如燕山地区教会的一位基督徒，孙女士，对那里的一些年轻妇女们所说的话。当时，这些妇女们正在被义和团关押着。而在关押监狱的墙外，当时，正在开始燃起熊熊的大火。这些妇女们正在为将要临到的死亡而惊恐万分地哭泣着。孙女士说：“如果我们心里有着真正的信仰，并且，为基督而死，那么，这就是一件极其伟大的荣耀。无论是任何人，都早晚有一天要死的。我们就像是野地里的草。如果我们反正是要死，那么，就让我们为了义的缘故而死吧。”

然后，孙女士接着说：“我相信，在这次患难之后，今后一百年内，中国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为主而死的机会了！”

我们一行人，告别了杨家寨。这是我们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站。在那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有很多是中国基督徒殉道的地方。

我们临行前，有很多基督徒来送行。其中有教会的执事，王先生。他站在他们一家七位死者的墓碑前，我儿子给他照了一张相片。他，以及许多其他像他这样的人，为了基督教的原因，失去了他们在这个世上最宝贵的亲人和财富；如今，他在这个世上仅仅是孤身一人。他们在村子里，已经建起了新的教会。福音的工作，传播得更加普及而迅速。他们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牧者和教师。送行的人们总是反复地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不能留下来呢？还有更多的老师来到我们这里吗？”

哦，是啊，愿每一位读到这本书的人，听见主的呼召！在这里，有着极大的需要，来服事我们主的工作！我也盼望着，所有那些不能亲自来到这些中国基督徒殉道者墓碑前的人们，正在为了基督在中国的教会而迫切祷告，并献上他们的礼物。

.....

全书完

